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八編



菱鏡秋痕

上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子不語

名 人 筆 記

淞濱瑣話

此書係天南地北所記多怪異之
事。故以子不語名之。雖隨手掇拾。而情辭
雋永。實居聊齋誌異閱微草堂之上。

庸菴筆記

無錫薛福成著
分史料軼聞述異幽怪
四類定價二角五分

二冊 定價六角



春在堂筆記	香祖筆記	虞初續志	虞初新志	清稗類	嘯亭雜錄	然犀錄	上海閒話	武俠叢談	歐美小說叢談	石頭記	小說叢攷	隨園軼事	六合內外瑣言	精刊鮑臚	橋西雜記	淶水亭雜識	閱微草堂筆記	遣愁集	茶餘話	聽雨軒筆記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十四元	四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五角	五角	八角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四角	四角	五角	六角	一元二角	一角五分	二角

名人筆言 價值

著者為清錢塘梁紹壬。汪運孫序。謂

其書**特色**有四。一曰稽古則

經典釋文之遺。二曰述今

則朝野僉載之體。三曰選

兩

般

秋

雨

盒

隨

筆

定價 四角

勝則模山範水 臥遊之圖。一

日微詞則砭愚訂頑 徇路

之鐸。梁氏原刊。今已甚少。坊間翻刻

頗多脫訛。本館**重加校印** 讀

者當以**先睹為快也**

元(255)

中華民國九年二月初版

(菱鏡秋痕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廖 鳴 韶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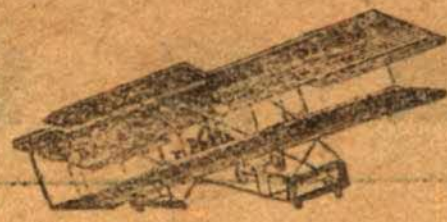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冒險小說



冒險小說最能引人入勝
 故愈看愈有味
 冒險小說最能感動腦筋
 故愈看愈有興
 况本館出版冒險小說最多
 而情節又各不相同
 好奇之士不可不看目錄列下

環瀛誌	洲煙水愁城錄	斐銀島	小仙源	祕密怪洞	舊金山	七星寶石	魔冠浪影	澳洲歷險記	鍾乳	俠女	八日	冰天	蠻陬	霧中	紅柳	褒獎	教育	褒獎	教育
險誌	錄	島	源	洞	山	石	影	記	體	郎	日	記	記	人	娃	孫	部	部	部
二角	二册八角	小本一角	大本二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小本一角	大本一角五分	小本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五分	二册六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朽木舟	復國	航海少年	航海少年	世界	冰原
舟	輒聞	年	年	周	探險記
二角	二角	小本一角	大本二角	二角	二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甲 集
十二册

文 藝 叢 刻

定 價
四 元

談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說。說與戲劇。欲改良小說。戲劇宜先明其事之歷史與經驗。本集叢談叢考各書。對於詞曲新舊劇。及新舊各種小說。莫不窮究源委。融會中西。實為並世無兩之作。謎話兩種。尤能益智。畫史一種。足以廣見聞。全部十二册。茲將分册價目列下。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邃漢齋謎話 一册 一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庸菴筆記

一册 二角五分

無錫薛福成著。分史料、軼聞、述異、幽怪四類。薛氏學有根柢。曾經滄海。見聞廣博。為近人筆記中之傑出者。

春在堂隨筆

一册 二角

此為曲園居士俞樾所著。翔實雋雅。堪與容齋隨筆同為筆記之傑作。向無單行本。今本館為之重刊。校對精善。裝潢亦雅。

淞濱瑣話

一册 三角

此書為天南遯叟王韜所作。記三十年前海上海風俗社會變遷之一斑。文人奇士名妓事蹟。旅滬人士閱此。可以知上

池北偶談

一册 五角

漁洋山人王士禛撰。自序謂大之可以蓄德。小亦可以多識。賢乎博奕。其自評最為適當。至筆墨之淵雅雋永。大家吐屬。非常人可及。

清 稗 類 鈔

三 百 餘 萬 言

萬 三 千 餘 條

計 八 千 餘 面

訂 四 十 八 冊

分 九 十 二 類

時 令 苑 宮 帝 德 朝 貢 禮 制 考 試 獄 訟 薦 舉 箴 規 宗 教 稱 謂 工 藝 義 俠 謙 謹 才 辯 容 止 師 友 經 術 方 伎 音 樂 胥 役 乞 丐 物 品

氣 候 第 宅 恩 遇 外 藩 支 度 刑 兵 吏 治 知 遇 識 風 俗 婚 姻 諷 諫 門 閥 方 言 詠 諷 隱 逸 爵 秩 戰 事 屯 閣 巡 幸 園 林 地 理

名 勝 祠 廟 宮 闈 外 交 教 育 武 略 幕 僚 諫 諍 種 族 姓 名 農 商 敬 信 貞 烈 豪 侈 異 稟 喪 祭 性 理 鑒 賞 賭 博 娼 妓 棍 騙 礦 物 飲 食

每 部 定 價

洋 十 四 元

得 此 一

書 勝 讀

筆 記 數

百 部

另 製 木 箱

一 只 九 角

舊 小 說 各 種

各種演義

繡像東周列國志 三册一元
 繡像東周列國志 鉛印八册八角
 繡像秦漢演義 黃士恆 八角
 繡像三國志演義 八册 六角
 繡像三國志演義 本裝八册九角
 前漢演義 上編五册 各八角
 封神演義 中編五册 各八角
 大宋宣和遺事 四册 五角
 繪圖說岳全傳 八册 四角
 繡像五才子 子洋裝一册一元
 繪像蕩寇志 洋裝一册一元
 增七俠五義 傳洋裝一册一元
 增忠烈小俠五義 傳洋裝一册一元
 增續小五義 傳洋裝一册一元
 繡像隋唐演義 洋裝一册一元
 聊齋志異演義 初集二册二角五分
 左公平回記 嚴越庭 二册五角
 伊索寓言演義 孫毓修 册三角

各種傳奇

繡像六才子 子洋裝一册八角
 陳眉西廂記 原本二册 對折三角
 蜀鵲啼 傳 奇林紵 一角五分
 合浦珠 傳 奇林紵 一角五分
 天妃廟 傳 奇林紵 一角

各種雜著

繡像聊齋志異新評 洋裝一册一元
 繡像聊齋志異 鉛印八册 角五分
 評計聊齋志異 石印八册 角五分
 增像聊齋志異評註 八册 一元
 大字西遊 記洋裝一册一元
 繡像今古奇觀 洋裝一册一元
 繡像石頭 記洋裝二册二角五分
 孝女蔡蕙 彈 詞 瞻 廬 二角
 哀梨記 彈 詞 瞻 廬 二角五分
 明月珠 彈 詞 瞻 廬 一角五分
 說 林十四集 每集二角

813.7/0017/3-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書十六
二十五萬



分訂八厚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敘前清事。詳而有徵。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為雅俗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菱鏡秋痕卷上

第一章

英國威爾斯有一小村曰矮村。地居偏僻。遠背官道。是以貴游之子罕至其地。以彼日。逐紛華。恆在車。轔眺覽風物。僻壤窮鄉。本無是輩。足跡且矮村亦無名勝。足以歆動游人。凡游歷指南等書。詳載名都勝地。游歷者奉爲導師。而矮村爲是書所不載。故雖好游者亦未嘗涉足是間。然矮村亦有引人興致之處。此村位於小峽之間。小溪從山上蜿蜒而下。清流如鏡。淙淙有聲。游行其間。如入憐涼境界。每當炎夏初秋。附近居民頗有至此游憩者。村間亦有逆旅。足以寓峯。適略事裝飾。而潔淨精緻。恆出過客意表。

善畫開場先敘一牧師。此牧師名白蘭思。主矮村教務。爲人和霽。喜與人交。雖

窮無以自聊。而白不以爲恤。仍談笑自樂。夏時游客至此。白必與之酬接。白少時曾肄業於岡柏墅大學。頗事浪費。三千五百鎊之資。三年皆已用罄。惟其人聰明而坦直。故酒肉朋友咸樂與之游。經濟偶絀。亦有以貲助之者。白自謂交遊半多華胄。時同宴飲。交誼迥非泛常。將來生計。卽不自謀。亦豈無將伯我者。不料卒業後。雖得一學士頭銜。而窮窘彌甚。向之貴介知交。皆已風流雲散。金錢既一去而不返。朋友復以遠而彌疏。同學中所與往來者。惟博斐烈一人耳。白雖素性曠達。樂而忘憂。至此亦不勝身世之感矣。當其在校未得特別優獎。故不能爲大學教員。落拓窮途。殊覺廁身無所。正佗僚無聊之際。適博斐烈爲白謀得矮村牧師位置。雖微。究不能不感其車笠之高誼。白蘭思從此隱居於此清靜之村。雖所得薪俸。尙不及其舊時僕人之傭金。而度日有資。差堪自適。傳教於鄉氓。施恩於病者。雖無妻孥之樂。亦無家室之憂。早晨鳥鳴而起。晚間

人定而息。可省燈火之費。白又熟諳此鄉風土人情。地理掌故。平日調查所得。喜述諸人。豫託逆旅主人。凡有外鄉人來遊者。卽須告知。俾爲嚮導。白因此稍沾微益。蓋游客若非甚齋。必邀與同飯。卽不然。亦可藉得世界新聞。或向游客索得數紙新聞報。或雜誌。以備繙閱。

一日係十月時。在午後。金風蕭颯。天氣漸寒。遊士殆將絕跡。白蘭思正在後圃灌菜。忽客寓童子來報云。寓中來一生客。欲面先生。白遂整衣取冠。奔赴客邸。訪白之客。氣宇軒昂。與矮村常客不同。身高胸博。衣著樸素。而整潔。見者無不羨之。蓋丈夫以魁梧爲尙。女子以纖弱爲美。習俗之見然也。客正坐立不定。往來蹀躞間。適白蘭思推扉而入。客卽轉身向白。注目於白之敝衣。伸手笑言曰。白蘭思老友。形容大改。吾幾不識君也。白驚喜曰。吾謂來者爲誰。不料乃吾之擊友。博斐烈君。真是喜從天外。今日甚風。乃能吹君到此。如此窮鄉。吾友竟翩

然下賁。吾若告人。必無信者。客曰。吾之所以來。此正爲其窮。鄉君且坐。茶罷。當與君詳談。

數分鐘後。店主人送茶至。博斐烈略潤口吻。卽徐言曰。白蘭思老友。吾今有需君相助之處。更請代守祕密。白答曰。此二事。吾可豫諾。閣下爲吾向時舉主。亦爲今日獨一無二之良朋。幸得少圖報稱。慰我平生。豈有不效綿力之理。博曰。君勿言此。吾將來更當有以助君。今且先白吾事。吾之來此。無他。蓋欲娶婦耳。言已。迴首向後。皺眉微歎。白驚異曰。論婚爲人生大事。此地乃窮僻小村。閣下來此窮僻小村。而言婚姻大事。愚竊不解。博曰。誠如君言。惟吾有不得已之苦衷。請道其詳。君亦知吾有季父。家擁巨資。而無子。吾當嗣之。而承其產。然吾若有不慊於父之事。伊將遺巨產於吾弟。今吾欲娶商人女。吾叔聞之。必滋不悅。而吾意又已決定。非娶此商女不可。蓋此女爲百萬人中所罕曾見者。是以婚

禮必須嚴守祕密。且女郎年未及笄。於律稍有不合。卽其父亦不令知之。今擬在此村教堂行禮。閣下爲主婚牧師。想無洩漏之虞。吾將住此一月以畢此事。女郎現在倫敦戚串家。屆時可以祕密來此。白曰。此事頗冒險。閣下宜三思而行。博曰。吾已思之爛熟矣。似無甚危險。證婚之二人。一卽吾僕。一則煩君代覓。須年邁昏眊之人。俾不爲後患。至於吾僕。事吾忠謹。吾敢信之。白曰。雖然。博卽截斷之曰。吾素不喜此。雖然二字。吾若造文典。必不收此二字。在內。請君勿贅。今吾所以來此之故。皆已說明。至於吾與賈德菱女士愛情所由來。非一言所能盡。願先聞君近况。白蘭思於是乃細道其衷曲。

博斐烈至矮村已匝月矣。已離去客寓。與白蘭思同居。深居簡出。時或游行山徑。村中人亦尠識之者。白蘭思雖素無朋舊往來。今偶有同學蒞止。亦屬常事。故村人亦不甚注意。一日清晨。有一肩輿後隨一僕。逕入寓處。博斐烈牽簾一

矚大喜。遂以其臂挽一女。郎出。女郎驚魂未定。戰慄不已。幾不能步行。至室內。見無人。嚶然呻曰。吾爲君受盡辛楚矣。此一語在記者與讀者視之。似亦平淡無奇。而不知言者含有無限心事也。博斐烈聞之。歡容驟斂。不忍之色。動於眉睫。若甚悔其作事之孟浪者。蓋此不法之愛情。及其經過之悲歡苦樂。盡在此一語中矣。博斐烈之悔。非爲自己。乃爲女郎。蓋女郎雖一時失足。究不免羞懼憂愁。且彼年方二八。尙帶嬌穉之氣。今竟離鄉遠適。不亦重可憫耶。博乃慰之曰。事誠苦汝。然今已矣。女復嘆曰。已矣。何言之易也。儂今從君私逃。家人將謂我何。吾其蒙畢生之羞矣。博復慰之曰。此僅暫時之事。何謂畢生。吾叔血肉之軀。終將萎謝。彼時吾二人婚事。可大白於親族。疇昔之愛汝者。將如重獲異寶矣。汝勿憂富貴。自在。蓋吾家固英國著望之貴冑也。且汝之所以甘此者。正爲愛汝之人。語曰。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念茲或可稍慰乎。女微笑曰。一切艱

苦。皆。爲。君。儂。之。所。以。自。慰。者。亦。但。此。耳。儂。知。君。亦。爲。此。事。而。冒。鉅。險。君。愛。我。良。厚。儂。之。報。君。恐。未。足。抵。萬。一。也。此。乃。最。後。酸。辛。之。語。嗣。後。不。復。出。諸。吾。口。矣。君。其。恕。之。

距此一點鐘後。婚禮已畢。回寓矣。博牽白蘭思於旁。私語之曰。君必不食代守祕密之言。吾固知之。惟君所覓之證。婚人其亦信乎。白答曰。若以此人之性。行言之。或不敢必其信。惟此人既耄。且憤而聾。不及三月。必不復記今日之事矣。閣下其勿慮鄙人初聞閣下計劃。頗爲疑訝。今覩女郎果屬天人。吾從未見此粲者。閣下豔福不淺哉。白蘭思言次。微啣迴念。身世形單影隻。不禁悲從中來。博斐烈曰。白蘭思老友。君所見者。僅女郎姿容之美。然此猶其小者也。其德性之美。有百倍於其姿容者。吾在女子社會中。用工夫。亦既有年。羣雌粥粥。鮮當吾意。而足以勾我愛情者。惟此女郎耳。吾叔所居之里。操教鐸者。所入頗豐。叔

卽世後。吾卽該處主人翁。吾將設法以司鐸界君。彼此永爲毗隣。君可無憂生計。亦宜速擇良配。以主中饋。博隨轉身向其僕史密司曰。速命駕。僕曰。諾。惟尙欲稟主人一言。博曰。言之。僕曰。當賈小姐與僕啓程之前一日。老主人欲命僕回。博驚曰。有是事乎。僕曰。然。且從老主人侍者言語間。探知老主人略有疑意。博曰。然則爾將遄回吾叔處乎。僕曰。否。僕不敢面老主人。每逢老主人雙目注視。僕卽不敢誑語。若去。必不能爲主人守祕密。故擬不去。爲妙。博曰。汝主意甚好。汝不嘗有至澳大利亞之意乎。惟苦無資。吾觀汝頗有才幹。不必久爲人僕。汝曾讀書。且略有農學知識。若至澳洲墾殖。必能致富。倘仍願往。吾存銀行有金一千鎊。願以半畀汝。惟汝須趁第一次郵船。因汝在英國。恐爲吾叔所見。吾終不釋懷也。僕曰。主人厚恩。實不敢受。博曰。何作此言。吾之爲此。非特爲汝。亦正自謀。何恩之有。吾畏吾叔。且亦畏吾弟。彼爲人奸刁。常欲謀不利於我。汝若

離英。我應感汝。將來吾之婚事宣布後。汝可回英。有所要求。吾無不允。傳命圍人速駕。吾儕且先至利物浦探聽郵船。

新夫婦登車將行。白蘭思立於門外恭送。時雖已交十一月。天氣晴朗。尙不甚寒。疏林紅葉似迎陽曦而笑。新娘業與情人祕結絲蘿從此永爲比翼之鳥。連理之枝。其樂融融早已破涕爲笑。新郎亦滿面春風喜形於色。當其從車窗與白蘭思揮手作別。御者已加鞭於馬疾馳而去。惟留牧師孤影佇立而望。

結婚固爲人生重大事件。而牧師爲人主婚。事亦尋常。乃自博斐烈成婚後。白蘭思竟一變其常度。讀吾書。諸君亦曾從繁華靡麗之場歸隱於鄉僻數年乎。正當山中習靜。漸忘塵境之時。忽逢舊雨。來自紛華場中。談及少年行樂佳趣。諸君如曾歷過此境。亦曾覺曩時勝概如在目前。世界種種樂事。重入腦海乎。彼此境地一爲較量。覺無端寂度韶光。殊太自苦。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舍絢爛。

而趨平澹。光陰寶貴。禁得幾許消磨。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少年人欲令其擺脫一切。歸於清靜。雖久研哲學者。亦不易實行。則來友去後。氣象得無改觀乎。

白蘭思想本不高尙。亦非篤信宗教者。其爲矮村教士。不過爲衣食計耳。惟數年來。晨鐘暮鼓。遂亦漸安於澹泊生涯。今與博斐烈同居一月。所聞所見。無非兒女深情。自顧子立單棲。爲此寂寂。大覺難堪。富貴固由天命。不能強同。稍明達者。亦不至常生妄想。至於閨房之樂。無貴無賤。當有同等利權。乃彼蒼若並此而斬之。夫亦太可憐矣。博氏夫婦去後。白癡立於門外。良久始入。從此態度驟變。衣服漸加修飾。且買一輛小車。不時往鄰村某氏。某氏有二女。年俱及笄。姿態可人。白頗涎之。後某氏知白歲入甚薄。不欲壻彼。輒示拒絕之意。無何白所愛之女亦他適。白忽忽如有所失。形容憔悴。奄奄病矣。時光迅速。倏已三

年。一日郵使遞一函至。女傭送入白之臥室。室內舊衣鋪地。器具散亂。恍如死人尸所。一隣村教友。坐於白蘭思病榻之旁。接信於女傭之手。持示白蘭思曰。有人信致閣下。白微呻曰。有信與我乎。教士與女傭掖起白蘭思。讀信曰。

蘭思老友鑒。數年來久欲爲君別圖勝地。迄未如願。今幸友人處司鐸需人。年得三四百鎊。君如願就。請於下月至倫敦。僕當爲君介紹。事必獲濟。僕久疎音問。君或以爲怪。惟吾不善作書。且未得當以報。若僅述吾幸况。轉恐增君無聊。惟有一事。不妨爲君告者。當吾寧家。敘家庭之樂。每接歡迎。款語滿室。皆春覺宇宙大觀。不及婦人寸意。吾近舉一男。頗覺靈秀可愛。吾之婚事。季父雖尙無覺。仍不能正式宣布。良用歉然。幸吾妻賢。而能堅忍。毫無怨言。貴處婚冊。關於我二人之處。便請抄寄一分。將來正式成婚。可資考證。此頌道履。弟博斐烈上。

白蘭思讀畢。歎曰。晚矣。遂置信於枕底而睡。女傭與教士旋離病榻他去。迨白醒時。教士已復伺榻旁。此鄰村教士與白蘭思同是寒士。凡人當患難之際。朋友之足恃者。惟同病相憐之人耳。白謂教士曰。君肯爲我取婚冊乎。教士曰。諾。遂起身往取。白蘭思檢到博斐烈與賈德菱簽字之處。遂請教士代抄一分。且代復書曰。

博先生閣下。白蘭思君病已沈篤。不能握管。倩鄙人代爲作書。白君謂自先生去後。心境頓變。病亦隨之。若不幸而死。先生高誼。亦將不忘於九泉也。閣下婚冊抄出附上。此頌近綏。裘納叩上。

白蘭思復取博斐烈原信焚之。恐洩漏也。遂復合眼而睡。氣息漸微。魂離軀殼而去矣。教士見白已死。遂略爲料理。順取適間所寫之信。綴以數語曰。

白君已於今午十二點半去世矣。裘納再啓。

教士取信恩恩而去。白之喪事允於明日再行辦理。白蘭思自是與此世界長別矣。

第二章

春秋代謝。日月催人。博斐烈在矮村祕密結婚。忽忽已十六年矣。生丈夫子。二長曰飛驒十五歲。次日錫迪九歲。一日飛驒問其母曰。吾父離家已久。胡尙未歸。母曰。汝父有事在外。屈計殆將返矣。或卽在今日亦未可知。言次。錫迪推門入。手持一函。急白母曰。母親母親。有人送信來。兒審係父親手筆。奪諸約翰之手者。今送與母親。母悅甚。遂取信讀之。當其母讀信之時。錫迪掇一小橙。坐於其母膝旁。傾耳而聽。飛驒離母略遠。倚其行獵之槍而立。兄弟容態頗不相同。飛驒長身玉立。面貌沈毅。似帶愁容。雖十五歲。儼若成人。錫迪幽柔。瑩潔。大似女郎。二人咸有富貴嬌兒之概。其母雖徐娘半老。風韻猶存。見之者。知其盛年。

必爲麗姝。其姿容之美。一如錫迪。而氣色嚴正中。含愁鬱。又似飛驪。旁人若細審之。其面目間。若露出曾經憂患之迹者。當其讀信之際。臉上驟呈喜色。讀畢。舉目適與飛驪之目觸。遂牽飛驪置之懷中。喜極而哭。錫迪急牽其母之袖。問曰。母親何事。母親何事。母曰。汝父歸來矣。今錄博斐烈之信如下。

德菱吾愛鑒。季父病狀前信已述。今逝矣。年來與老人雖不常聚。然叔姪天性安能無動於中。惟念爾我婚事。得以宣布。汝之身價名譽。得以恢復。爲之一慰。季父鉅產。吾一人承之。今後吾可置卿於富貴之林。稍償汝十餘年來之所犧牲。喪事既畢。卽日遄歸。或與此信同時並到也。汝居恆以婚事祕密。不能告人。暗中隕淚。然毫無怨懟。愛我愈深。吾實感甚。不知何術。足以報卿也。斐烈。

諸君讀此信。想已略明博家之事矣。今且再贅數語。博斐烈性耽歡樂。不耐愁

煩爲人慷慨好善。得父母遺產少許。年未二十五。耗用垂罄。惟其叔之產甚豐。應彼承繼。其叔一生未娶。爲人色厲性躁。斐烈於遺產希望之外。叔復年給以資。十六年前。與賈德菱訂婚私逃。前章具載。按德菱爲尼村人。雖年失恃。肄業於某女校。見聞漸廣。希望漸大。自願僅爲商末之女。常爲鬱鬱。博年少俊美。見者咸傾。而女子尤致愛戀。於是遂與德菱有嚙臂盟。自德菱私奔後。人亦有疑二人已祕密結婚者。其叔多方偵察。未得真相。惟德菱天資明慧。素性高伉。似未肯貿然從人私奔。而不定終身大事者。故雖未露何種證據。而結婚一節。人亦不能無疑。博斐烈之於賈德菱。匪特愛之。亦且敬之。結褵既久。更覺其才質出己之上。而樸靜溫婉。實足令人敬服。生子後。二人愛情更爲增進。博斐烈好作郊外遊。如馳馬。田獵等事。在倫敦左近之芬斯頓。構一別墅。雖密邇繁都。而足迹罕至。一年中與賈德菱離少會多。頗得倡隨之樂。二人未能正式結婚。於

道德上雖略有缺點。然賈德菱之有益於博斐烈。亦屬不尠。蓋博斐烈爲人。未受相當教育。以故行多不檢。日事遊嬉。若不遇賈德菱。勢必陷於冶博場中。以至身敗名裂。今竟爲義夫慈父。向使婚事早布。世人必且交口稱之。博斐烈感德菱之賢。頗思寧棄巨產。宣布婚事。以保全德菱身名。願以少習豪華。又不甘遽棄此產。其叔初亦以其外宅爲疑。後見其品行漸改。端正無復狂賭負債之事。費用亦見節減。乃謂人言未可輕信。惟每遇博斐烈。必訓之曰。吾若有子與小家女子爲婚。貽祖宗羞。與其遺產於此不肖兒。寧舍而與僕御。斐烈汝明吾意乎。斐烈雅聆其叔言論。並觀其叔屋宇之富麗。園林之宏闊。宣布婚事之念。頓息。權且寧耐以待時機。若論斐烈之於德菱。言聽計從。德菱原可勸其夫拋却巨貲。以了茲大事。惟其愛夫情摯。不欲強以其所難。遂卽因循過日。願以堂堂夫婦。而蒙野鴛鴦之羞。每當夜靜。無人未免暗彈珠淚。

未幾博斐烈之叔病矣。遂召斐烈於病榻之前。斐烈之弟陸柏與其妻及其一子一女。已前侍病側。彌留之際。病者詔陸柏曰。汝爲人謹慎勤儉。以之經商。必可致富。汝不此之圖。殊爲可惜。汝意吾必有產遺汝。吾死後。汝當知其不然。復謂斐烈曰。汝雖放蕩不羈。然尙不失爲君子。汝弟非長厚者。汝其防之。言已而歿。讀其遺囑。方知全部家產。皆傳於斐烈。年得子金可二萬鎊。陸柏僅得金五千鎊。及其他珠寶數事而已。

第三章

喪事旣畢。斐烈偕其弟陸柏。及姪亞石。乘車同至芬斯頓別墅。斐烈遙示其弟曰。此卽吾之別業。精雅無匹。皆賈德菱之功。陸柏微點其首。惟聞德菱之名。頓現不屑狀。適亞石問其伯曰。此二童子何人。斐烈迴顧瞥覩其弟醜狀。齧唇答曰。悉皆吾子。亞石曰。吾何未聞。世父有婦。言次注視二童。陸柏作獍笑。斐烈不

覺面爲之赤。二童望見乃父。已喜躍而前。拍手歡呼。未幾車至別墅門前。斐烈一躍而下。陸柏與亞石隨之。德菱一見斐烈。卽趨前伸手緊抱。斐烈喜極無言。淚潄潄下。錫迪在旁呼曰。阿父已忘兒乎。何不與兒接吻。陸柏努目旁視。竊語其子曰。此私生子。汚我祖宗門第。竟將嗣汝。父世父之富貴將傳之於彼。而汝乃一平民耳。亞石不答。惟笑容已斂。斐烈抱錫迪。迴身指陸柏示德菱曰。此卽吾弟。復指亞石曰。是爲吾姪。想卿必表歡迎。陸柏鞠躬與德菱握手。勉作寒暄數語。相偕入內。亞石見飛驪手持一鎗。問曰。汝亦獵乎。飛驪曰。然。惟此鎗舊矣。吾將請吾父購一新者。吾實無力購此。亞石曰。汝宜其無力。飛驪怫然曰。吾非乏資。惟日前爲吾狗買一項圈。費三十鎊。故無錢耳。亞石驚視曰。汝年幾何。竟有三十鎊之資。飛驪曰。十五歲耳。語未畢。適園僕約翰行過其側。飛驪呼而詔之曰。明日須潔治園圃。汝聞之乎。蠢僕非再三語之。彼總無覺。約翰垂首應

曰諾。行稍遠。復微語曰。彼待奴輩直如犬馬。

次日飯後。德菱率其子姪。遊散於花園草地上。斐烈與陸柏對案坐談。斐烈年四十五。以常郊居。身體壯強。洗洗有武概。陸柏少其兄一歲。素居城市。身長而瘦。衣服修潔。言動不越常軌。蓋貌慈而心狠者。斐烈言曰。吾久欲與賈德菱正式結婚。以礙於季父。故遲遲至今耳。汝今已親見之。當亦心贊其人。惟其賢淑之處。吾弟相處日淺。或尙未全窺。德菱誠足增榮吾家者也。陸柏曰。兄旣盛稱賈夫人諒非虛語。若謂足爲吾家增榮。兄言毋乃失當。非特今日之賈夫人不爲吾族所歡迎。卽他日之博夫人。恐吾族亦不屑歡迎之也。斐烈曰。吾實已與德菱成婚。伊固已爲博夫人。不當以賈夫人稱之。德菱貞而慧。非經過結婚手續。豈肯與我同居。當彼辭家之日。卽與我成禮之時。彼蒼在上。問心實可無愧。陸柏晒曰。吾兄誠善。爲辭。惟季父在日。曾百計探訪。竟無所得。今謂實已成禮。

其誰信之。斐烈笑曰。然則汝且助其探訪。以冀季父移愛於爾。然吾作事謹密。終未爲若所值。今若非我作主。卽德菱自己亦不能證明其實也。吾之緊要婚據。藏於何處。尙未告知德菱。此心常覺耿耿。當時證婚之二人。一則我特使之離英。一則想已不在人世。主婚之牧師亦前逝矣。卽婚冊聞亦傷於鼠吻。雖然。吾仍能證明婚事。恢復德菱之名譽。蓋吾尙有抄錄婚證在也。爾謂德菱未嘗與我結婚。吾弟何不詳觀德菱以彼儀容。端重豈猶是鑽穴踰牆淫奔之女乎。陸柏以目視窗。似有疑色。徐言曰。吾兄所言。理應相信。惟此事殊怪。牧師死。證人走。婚冊失。何其巧耶。若果正式宣布世人。其謂兄何。斐烈曰。吾事何與世人。吾此後亦未必與世人多所酬答。或出門行獵。或家居自娛。左顧孺人。右盼稚子。足以銷我百憂。吾尙何求於世乎。陸柏曰。吾兄鈞衡在握。弟亦不欲多言。卽頃間所言。亦係誼切同懷。略盡忠告。非有他意也。吾兄幸勿誤會。斐烈曰。汝意

吾早知之。未嘗不感汝手足之情。惟吾意已決。可勿煩吾弟過慮。少須。復言曰。季父雖未曾以產貽汝。然吾雅不欲膏腴獨擁。使汝向隅。試爲籌之。汝以汝婦之產。非年得二千鎊乎。陸柏曰。僅一千五百鎊耳。且亞石已長。明年當入大學。爲費更鉅。來日實覺大難。斐烈曰。亞石髻齡俊穎。將來大有可望。足爲吾宗光。吾實心喜。一切學費。吾當任之。汝可勿憂。學成後。吾將設法使爲議員。至汝之費用。則以白刻里之宅出售。以值畀汝。年復資爾以千五百鎊之額。我二人既屬兄弟。豈有不互相援助者。何以憂爲。今正事已畢。可出與兒曹戲。汝其隨我來。於是兄弟相率至園。斐烈曰。居城市之人。多面黃肌瘦。汝亦不免。我則軀體頑健。從未患病。似將永遠不死。故吾從無作遺囑之意。惟有時墜馬。略受微傷。然亦不足爲患。陸柏曰。然則兄尙未作遺囑乎。斐烈曰。未也。季父未死以前。吾本無資產。故無遺囑。可作。今爲博氏鉅產主人翁。爲德菱計。當作一遺囑。吾擬

明日卽往律師家。商略結婚及遺囑二事。吾弟想當待吾婚事畢後始去。陸柏曰。明日吾適有事。不能久留。兄若必需弟與其事。吾當再來。惟兩家門戶太相懸絕。弟終戚戚。有不能已於言者。斐烈曰。汝必親與此事。蓋汝爲吾獨一無二之至親。汝若不來。無以愜衆望。吾將何以對德菱。吾旣給汝以一千五百鎊之年金。弟婦應亦爲我地。而與汝偕來也。陸柏點首曰。兄之高誼。誠有足感者。次晨。斐烈陸柏德菱及其子姪。皆在花園草磧上散步。時值八月。花明草秀。芳蔭動人。旭日初升。涼颼微拂。正賞心快意時也。斐烈謂德菱曰。吾午膳後卽馳馬赴律師處。選定正式結婚之期。卽邀律師同歸晚餐。俾得詳商證明婚事。德菱問曰。不難證明乎。斐烈曰。不難。汝曾記吾有婚冊抄據乎。不然。恐無法以證明之也。舊僕史密司杳無下落。數年前吾恐新來牧師洩漏吾祕。遂往矮村料理。乃聞婚冊已爲鼠子所嚙。新來牧師毫無所知。勿煩吾慮。由今恩之。向日之

索取抄證。實爲大幸。既有抄證。不難立卽證明。律師來時。吾卽乘便作吾之遺囑。德菱曰。君毋言及遺囑。斐烈曰。庸何傷。甯有因作遺囑而促損其年者。吾體彊壯。豈奄奄如待死之人哉。言已。顧飛驪曰。來。吾與若馳馬。陸柏汝試觀吾父子馳馬之靈捷。斐烈遂引陸柏等至屋後馬廐。惟德菱與錫迪仍在草壩遊覽。衆圍人見其主人相馬。咸爭出以顯其調馭之能。斐烈卽命圍夫湯姆以棕色馬與飛驪。己則欲乘白馬。湯姆曰。日來未審何故。白馬不樂芻秣。性乃躁急。僕昨日欲令其躍過鐵柵。彼終蹇抗。斐烈曰。今日吾必策其跳柵。如再不馴。當延馬醫察療。汝速施鞍轡。吾將試之。湯姆曰。此馬似已受傷。常呈凶險之象。僕每欲置鞍。彼卽驤首作欲嚙狀。主人千金之軀。幸勿輕身冒險。斐烈曰。不妨。爾等體輕。乘或不易。且此馬舍我。輒不樂與人乘。遂轉面陸柏曰。汝願與吾父子並驅否。陸柏曰。否。弟卽欲過返。商亞石入校事。明旦當再來也。斐烈遂謂亞石曰。

汝如需錢。勿問若翁。但函取諸我可矣。飛驪見亞石注視其所持之鎗。乃謂亞石曰。汝欲之乎。吾願以奉贈。吾有錢當另購。汝或無力也。亞石因被飛驪輕藐。頗形怏怏。答曰。吾不好獵。得此亦無所用。君自留之。飛驪見亞石力却。勃然曰。却則却矣。胡乃驕蹇如是。卽轉向其父曰。父親曷馳馬乎。於是棄鎗上馬。斐烈亦已跨上白馬。馳驟如飛。飛驪之馬已躍過鐵柵。斐烈遂亦策馬而前。惟其馬馳近鐵柵。逡巡不進。似不欲跳者。斐烈力鞭之。其馬遂竭力奔騰。頭觸鐵柵。向後驟倒。斐烈被擲於二丈許外。馬復一躍而起。而斐烈仍僵臥弗動。亦不發一語。飛驪卽下馬視之。舉其父之首。置諸胸前。見口鼻皆血。大驚失色。陸柏父子及衆僕亦皆飛奔而至。陸柏急問曰。伯兄傷乎。湯姆大哭曰。主人頸骨已斷。不能語矣。陸柏呼曰。速延醫生。亞石卽曰。醫生家在何許。吾當往請。湯姆曰。北行二里許。卽包偉先生家。路人皆知之。亞石疾趨而去。陸柏揮淚向湯姆曰。汝其

愼旃將主人昇向室內言未已忽聞飛驢大叫一聲而暈陸柏隨衆僕送斐烈於寢室頻囑曰徐徐爾徐徐爾悲戚之際忽展其眉低聲自語曰吾兄尙未作遺囑也少頃醫來然斐烈頸骨旣斷已不可救藥矣

第四章

博斐烈死已三日矣停柩客廳尙未加蓋四窗緊閉景色慘慄賈德菱無言無動無聲無淚蜷伏於地一如魂已離軀者然錫迪雖穉不知損失之鉅亦坐於母旁嗚嗚而泣飛驢則緊依棺側目注其父冷澀之面癡視此冷澀之面從未一示怒色於飛驢也陸柏居於別室此室獨立不與羣房通斐烈之所謂書室者也斐烈本不好讀書書室之內並無書籍惟見釣竿獵鎗之屬懸於四壁而已窗前列一書案案爲荷蘭製品乃斐烈成婚後購自拍賣場者其上懸德菱小影係德菱綺歲所攝杏眼櫻唇嫣然下盼真同大士化身室後有一小門

內置盤梯。拾梯登樓。見一臥室。斐烈歸晚。夜深。間宿於此。以免驚擾家人。當斐烈暴死之日。陸柏卽命其子回家報喜。信於其母。並延律師同來。蓋陸柏以爲斐烈既未與德菱結婚。又無遺囑。己當爲其繼承人。遂將書室中屨櫃箱篋。四處開檢。果未見有何種祕密結婚證據。亦無何種遺囑。於是心安理得。巨產轉瞬屬己矣。正默喜間。忽聞扣門聲。律師白蘭克推扉入。告陸柏曰。百凡俱已部署妥協。今日卽可出葬。陸柏曰。君辦事勤能。令人感服。惟吾兄見背。太遽。實有不忍。卽言葬者。白蘭克曰。天氣蒸熱。不能久留。今日必須蓋棺下窆。少須復言。曰。賈夫人尙爲斐烈君結髮之妻。其悲痛正不知如何。今乃浮萍飛絮。諒亦無甚感情也。斐烈君未與之結婚。實足爲尊府幸。陸柏曰。誠幸事哉。喪事一畢。吾卽回寓。車馬已備否。白蘭克曰。此別墅作何處置。陸柏曰。可登報出售。白蘭克曰。然則何以處賈夫人及其二子。陸柏曰。吾當爲之籌。伊本爲商女。吾將予以

相當之資助。白蘭克曰。伊與斐烈君本非速匹。今君允助之以資。誠爲仁厚長者。陸柏曰。煩君命僕以火漆來。吾將封鎖此抽屜各件。

無何葬事已畢。斐烈之身委諸郊外矣。天下事未有奇於此者。本爲我躬所最親愛之人。共案同幃。幾如一體。一旦神魂出舍。棄之唯恐不速。無異毒物。且同此骨幹肌膚。昨日如許英偉。如許活潑。男子見之而肅然敬。女子見之而藹然憐。今日竟若是其無用。生平所最眷注者。受人凌辱。所最護惜者。任人取攜。不能一爲援手。呼吸一絕。遂呈此不可知之變態。嗚呼。一棺附身。萬事都已。英雄兒女。千古同歸。不亦大可悲耶。陸柏送葬回來。其歸家之車已駕候門外。遂至德菱許。拭淚言曰。吾歸矣。數日當有信報夫人。夫人勿以後事爲念。此別墅將出賣。然去人儘可從容遷寓。毋急急爲也。復向飛驒錫迪曰。他日再見飛驒。怒目視之。錫迪牽陸柏之手。目注其面。私語曰。叔乎。尙有可以慰吾母之言乎。陸

柏不答遂登車去。

博斐烈葬已一星期。賈德菱自喪所天。幾至絕粒。骨如柴。瘦首若蓬。飛終日以淚洗面。飛驪見其母不思飲食。乃私至園。覓取果品以進。時紫葡萄結實纍纍。飛驪剛摘數球。置於小筐之內。正欲復摘間。忽覺有人力按其腕。斥曰。汝在此何爲。毋壞我花果。飛驪回首見係園丁約翰。怒喝曰。奴才何得無禮。約翰曰。汝毋作此態。此園非復汝有。明日有貴人來相宅。宜示以佳花果。故不能聽人攀摘也。汝其明吾意乎。飛驪聞之。面色頓成灰白。怒不能聲。約翰意得甚。若謂昔日苛待之仇。今乃得一報也。於是復言曰。汝怒亦罔濟。須知爾今日已非富貴家兒。此後恐尙不如我速離此。我將關門。言未已。卽搨飛驪之臂。曳之使出。惟飛驪年雖尙少。力已過人。適見澆花之鐵壺在側。順取而力擊之。中其面。約翰痛極而倒。飛驪遂挈小筐而去。飛驪習於嬌養。從未受人惡聲。今遭此園丁詬

辱。乃。有。生。以。來。第。一。次。者。頓。覺。情。境。大。變。前。途。如。漆。其。何。以。堪。行。入。廳。事。頭。昏。手。冷。恍。如。大。病。將。至。勉。趨。就。旁。榻。而。坐。置。小。筐。於。其。側。以。手。掩。面。淚。如。湧。泉。飛。驪。向。未。肄。業。學。校。其。在。家。亦。未。曾。十。分。讀。書。然。天。資。聰。穎。故。其。智。識。轉。較。常。兒。爲。高。斐。烈。與。德。菱。結。婚。關。繫。既。力。守。祕。密。未。常。與。兒。輩。言。之。而。飛。驪。第。覺。已。之。所。處。地。位。與。人。似。有。不。同。惟。斐。烈。在。時。人。皆。善。視。之。飛。驪。遂。亦。暗。蓄。疑。團。而。不。復。深。究。今。其。父。一。死。世。人。之。面。目。全。非。平。居。富。貴。氣。象。隨。其。父。而。歸。於。窶。窶。乃。覺。來。日。大。難。悲。不。自。已。正。悲。切。間。忽。聞。門。上。鈴。聲。視。之。乃。郵。者。飛。驪。卽。起。身。掩。面。而。前。取。信。返。復。挈。其。小。筐。入。於。母。室。窗。門。半。掩。藉。翳。日。光。而。窗。外。熙。樂。之。陽。暉。尙。自。迎。人。而。笑。噫。太。陽。其。未。解。人。世。之。悲。耶。德。菱。坐。於。隅。陬。淚。眼。瑩。瑩。向。空。而。視。錫。迪。坐。於。母。之。膝。旁。手。弄。花。圈。飛。驪。蛇。行。至。母。前。手。挽。其。母。之。頸。微。呼。曰。母。親。母。親。兒。見。母。親。心。欲。碎。矣。今。請。略。嘗。此。果。準。此。以。往。吾。母。何。以。能。存。將。置。

兒等於何地。錫迪穉弟。其將疇依乎。德菱舉目視飛驪。強笑應之。飛驪續言曰。兒爲母親將一信來。或者其中有好消息乎。德菱取信於飛驪之手。視之。見是陸柏所寄。長歎一聲。置於案上。兩星期前。錫迪攜斐烈之信而入。其母見之。歡樂如何。曾幾何時。境狀大變。此景此情。不堪回首矣。少頃。德菱復取信讀之。其辭曰。

賈夫人鑒。先兄倏背。夫人必以後事縈懷。故卽奉書上達鄙意。夫人與先兄。脾合未循。規則本無權利可言。明達如夫人。當已知之。族人談及此事。頗不滿意。惟鄙人顧念同懷。不得不勉違公論。爲夫人地。夫人此後想應與戚屬同居。鄙人年給百鎊。俾免全賴他人。至日用必需之物件。儘可隨身帶往。夫人之二子。可令入學。其學費鄙人擔任。應俟成年。爲覓相當行業。倘其品行端正。終善待之。芬斯頓別墅。原可無須速離。惟此墅業。登廣告招售。鄙人妻

兄李爾朋勳爵急欲一觀。或可價買。今夫人未去。外人未便窺涉。殊於招售之道有礙。且此屋爲先兄奄化之地。一切景象皆足以增愁。夫人或亦以速離爲快也。附上百鎊支票一紙備用。遷居定後。務望示知。以便按年致送。此訊近好。僕博陸柏上。

賈德菱讀畢。髮指眦。裂擲書於地。曰。彼竟如是辱我。我乃其兄結髮之妻。曾行婚禮。何不規則之。有飛驪急應聲問。母曰。母親果與吾父結婚乎。德菱曰。蒼天在上。吾豈誑哉。昔日爲汝父故。不得不守祕密。今日爲吾兒故。不能不急剖明。飛驪大喜。手挽其弟。曰。謝天謝地。謝我母親。吾兄弟二人可無愧色矣。德菱見飛驪如許情狀。方知飛驪亦早疑其父母爲非正當之夫妻。面上常帶愁容。或卽此故。乃深悔曩時太守祕密專爲其夫。竟忘其子。忽念其夫所云婚冊抄證。不知藏於何所。倘無覓處。何堪設想。不覺大震。卽使覓到。或尙未足證明。又當

如何萬慮交煎心如油沸遂飛奔至斐烈書室行近書案知案屨等物已被封鎖且有陸柏加章之火漆回首適見飛驪侍側手指書案而示以目飛驪領悟急往取一小刀挖開抽屨箱篋遍處搜尋並無證據亦無遺囑或已被陸柏竊匿乎頓覺八表同昏萬事皆去

一句鐘後母子又回至內室德菱却坐如癡飛驪問曰兒可讀此信乎德菱曰汝讀之並宜定一主意飛驪遂取信而讀德菱目注其面飛驪讀畢舉目視其母曰無論將來能否爭回權利願母親勿受此人之賜兒雖年少然手足強健當能夙夜力作以供饗殮終不願乞憐於彼人也德菱曰飛驪汝真不愧爲若父之子吾爲若父守祕密竟使汝坐失生來之權利今雖力白此事或已太晚吾負吾兒不知汝能諒我乎已而忽大哭曰飛驪吾願汝懟我詆我不願汝諒我也吾負戾滋重何忍再望兒輩見原汝若叢詬於我吾心轉可稍安吾捫心

自問實不足以母汝。汝其勿以我爲母。飛驪吾與若父結婚。一事設若不能證。明吾母子三人終將不齒於世人。汝知之乎。飛驪曰。兒知之。乃復長跪伏其母之膝。流涕言曰。無論世人視吾母奚若。然吾母終爲吾最聖善之慈母。况皇天后土。實知母爲吾父之令妻。兒爲吾父之嫡子。其又奚言德菱伸手抱飛驪之首。淚泉盈涌。語不成聲。錫迪奔投母懷。仰吻其母之頰。問曰。母親胡然。德菱目飛驪曰。爾觀錫迪面目畢肖。若父真令人愛煞。吾爲錫迪故。或不當固却。陸柏之金如此。可愛小兒。詎忍令其沿途行乞乎。飛驪急應曰。何言行乞。兒當竭力操作。上養母親。下育稚弟。博氏之子。豈沿門托鉢者。

第五章

博陸柏之爲人。素行端謹。好示小惠於人。人咸以長者目之。惟其作事恆在表面。非出本心。故凡衆目昭彰之地。無不仁。至義盡若爲人所不知之事。則澹漠。

視之直變爲鐵石心腸。此次對待賈德菱，自以爲彼旣屬敗絮飛花，我尙爲之籌維生計，已覺格外優待。世人不察，亦許陸柏以仁慈，乃接賈德菱覆書，謂彼係博斐烈之正妻，今旣被枉，亦不願拜受厚賜，竟嚴辭拒絕，實出意外。遂一笑置之。後聞賈德菱起訴法庭，因苦其證據毫無，已遭批駁。陸柏之繼承巨產業，爲法庭所承認，心乃大安。於是將白克里大廈，重加修整，親朋來往，車馬盈門，酒綠燈紅，昕宵歡讌，不復知人世苦痛事。且思己爲國中大富翁，當令其子入著名大學，俾將來置身青雲。於是亞石預備入奧克司福大學校矣。一日亞石問其父曰：彼賈氏母子近狀如何？吾父亦曾有以助之乎？陸柏忿然曰：如此蔑理之人，尙言助乎？皆因待彼太寬，竟爾興訟。汝年稍長，當知世路險巇，善心常得惡報也。亞石曰：雖然，彼母子三人，爲世父所最心愛者，吾父似不可念小嫌而騫大義。且其二子年少，又不能因其母而并棄其子也。陸柏不耐曰：彼旣拒

我。卹。之。亦。屬。枉。然。想。今。已。與。彼。族。同。居。矣。日。後。若。有。所。需。果。能。以。誠。相。告。吾。仍。消。釋。前。嫌。而。加。以。照。拂。少。須。復。言。曰。此。種。不。軌。行。爲。其。結。果。如。是。汝。少。年。人。尙。愼。旃。哉。以。汝。世。父。爲。殷。鑒。也。亞。石。垂。首。無。言。而。退。亞。石。以。年。少。而。履。亨。塗。日。酣。豢。於。靡。麗。場。中。亦。遂。忘。却。賈。氏。母。子。矣。

賈德菱及其二子。已離開芬斯頓別墅。賃居於倫敦近處一小村。曰西村。房屋狹隘。僅蔽風雨而已。所有金珠首飾。已盡變賣。除去訟費。所餘尙足支持一二年。德菱尙向戚畹陳情。必可得其欣助。惟自顧羞顏。慚於啓齒。其父在日常與通信。德菱信中既未稍露追悔失足之意。亦未涉及祕密結婚之事。蓋二人均力守祕密。意謂俟至其叔百年。表白一切。未爲晚也。死生變故之幻。何嘗夢想及茲。凡人處安樂之時。襲故蹈常。每不豫防。意外積薪之上。高枕而臥。往往然也。德菱之父。原非硜硜守禮者流。雖明知德菱所爲。弗衷於正。而並不以爲意。

且以德菱履厚席豐。藉以自慰。以爲博斐烈非儂薄之子。當不至棄置半途。終將完成大禮。是以與德菱信中。但有慈愛之言。從無督責之意。德菱亦愈敬愛其父。其父死後。所開之尼村布肆。傳諸其兄賈羅傑。羅傑爲慎微謹小之人。性復剛方。不能容物。與德菱通信。僅有一次。卽報其父之喪也。信中卽明言德菱行事。彼甚不謂然。彼之兒女漸次長成。似此行爲。殊不足以模範後輩。此後德菱若仍與斐烈同居。卽不願與之常通音問。倘能悔悟。力蓋前愆。則兄妹之情自在。云云。德菱初亦頗憤其兄之寡情。至今日。歷經憂患。轉覺其兄之言正直。可佩。其兄近境頗見贍裕。倘將結婚一事。貽書剖白。或能見信。而爲其二子謀。德菱雖蓄此念。一時尙自躊躇。迨餘資垂罄。病體日羸。自審不久人間。乃不得不乞援於骨肉。蓋德菱十六歲歸斐烈。卽任家政。雖不十分揮霍。究難儉約。自持。飛驒與錫迪。久受富榮。忽膺艱窘。一身窮餓。雖不足卹。其如二子何。飛驒年

稍長。略知世故。錫迪正在韶稚。尙未審其境地之變。而德菱愛子情深。有索必與。甚且減衣節食以供之。由是病勢漸增。殆將不可救藥。加以追悔。既往憂患。將來百感。填胸益無生理。當斐烈在日。涉覽書籍。原以消閒。而圖畫女紅等事。又非所長。不能藉此以求生計。至降身傭作。更非力所能勝。到此水盡山窮。舍與其兄商懇之外。無他法矣。

時當七月。鐘鳴十下。天氣酷熱。賈德菱枯坐窗前。以待其兄之復信。屋宇狹小。炎曦迫人。鬱悶不能呼吸。較諸芬斯頓別墅。何啻天淵。飛驪已出外閒行。錫迪手一書。以小刀。剗其圖。爲戲。忽仰首呼曰。此地何其熱耶。胡不再往芬斯頓。德菱曰。現暫不往。錫迪曰。吾久不乘小馬。小馬何往乎。德菱曰。已賣去矣。錫迪曰。孰賣之。德菱曰。爾叔父。錫迪曰。此人悖甚。但母親胡再不購。天氣甚佳。馳馬殊快。吾意德菱歎曰。吾若有力。早已購矣。無已。當賃一騎。與汝馳之。復自言曰。渠

日來容色清減。非略使之運動不可。錫迪喜曰。母親真許我馳小馬乎。善哉。吾母氏也。惟勿令伯兄知之。知必嫉我。德菱曰。若兄寧復有此爾言之何居。錫迪曰。每逢兒索玩具。兄輒努其目。言未已。忽聞叩扉。德菱知爲郵者。肺葉不期趨。趨而跳。遂以手捧心。步出門。次憑梯而立。見樓下居停之女。備持函上樓。急呼曰。速畀我。速畀我。遂拆信讀曰。

德菱妹氏青盼。來書已悉。聞妹不幸事。深爲扼腕。博君先事弗籌。竟無遺囑。陷妹於阨。似非長者所爲。妹雖力爲掩護。謂非有意。然吾輩論人以事不以心。於博君不能無尤。吾家雖屬小康。然食指已繁。無甚餘力。且妹之二子久席豐厚。尋常人家恐非所安。至妹所言祕密結婚一節。事之有無。且姑不論。卽有之。亦係博君誘拐手段。非真婚也。今旣爲法庭所駁。請妹毋再言此。世人惟見證據。乃能釋然。非口舌所能爲功也。妹言果係事實。則十數年來。從

不。一。白。有。損。吾。家。令。名。向。之。憐。妹。者。更。將。轉。而。責。妹。矣。顧。妹。既。遭。不。幸。吾。亦。不。欲。多。言。以。傷。妹。心。吾。力。所。能。爲。助。者。無。不。爲。謀。所。惜。不。能。迎。妹。歸。養。良。以。爲。歎。爾。嫂。素。飾。外。觀。恆。恐。被。人。齒。冷。妹。歸。必。不。見。容。而。肆。中。貿易。往。來。率。多。大。家。閨。秀。守。身。如。玉。雅。不。願。與。瑕。玷。之。人。相。周。旋。妹。倘。歸。來。於。商。務。上。亦。不。無。妨。礙。附。上。鈔。票。十。磅。察。收。備。用。如。有。所。需。當。再。籌。措。信。云。一。貧。如。洗。聞。之。代。爲。焦。慮。以。兄。愚。見。似。應。仍。懇。博。陸。柏。君。陸。柏。君。子。想。不。以。訟。事。介。懷。若。能。秉。禮。陳。詞。可。得。年。金。四。五。十。磅。此。皆。爲。妹。一。身。計。也。至。於。妹。之。二。子。無。辜。受。罰。更。爲。可。憫。信。云。長。者。飛。驪。年。剛。十。六。歲。讀。書。可。造。兄。之。妻。弟。柏。雷。司。君。曾。設。書。肆。於。垓。村。近。擬。覓。一。學。徒。若。飛。驪。願。就。便。即。躬。往。接。洽。吾。已。爲。之。先。容。柏。君。當。能。收。錄。也。飛。驪。既。學。有。根。柢。於。書。肆。事。業。當。能。順。緒。可。望。有。成。如。此。可。以。了。却。一。宗。心。事。矣。幼。子。錫。迪。即。便。來。依。吾。願。代。盡。教。養。之。責。吾。夫。婦。必。

不異視。倘孺子可教。迨至成年。或可助吾營業。溫飽終身矣。二子既有所託。妹懷庶得稍紓。總之。兄之助妹。惟力是視。骨肉之親。非同陌路也。妹於持身之道。雖不無可責之處。然人當身敗名裂。一臂援助之力。常勝於十紙規責之言。蓋木已成舟。既往不必咎矣。錫迪何日來此。飛驪願否就業。盼覆。此訊近好。兄羅傑。

德菱讀畢。舉目見飛驪卓立於前。蓋飛驪雅步人房。見母方讀信。遂無言。負牆而立。目注其母之面。但見其母讀信時。愧形於色。淚盈盈欲墜。飛驪素衣委髮。未事梳櫛。眉宇之間。一似重有憂者。然仍不失其英狷之概。一見而知爲故家子。見其母讀罷。問曰。舅父何言。德菱曰。汝前已爲我定一主意。今當再取決於汝。但今日之事。汝必不之允。飛驪不待母言之畢。卽曰。允亦未可知。母親姑言之。賈德菱本聰明善斷者。自遭喪嬰疾以來。大異曩昔。凡事虛心。不欲自裁。普

通。女。子。本。喜。依。人。爲。謀。而。當。夫。進。退。兩。難。之。時。尤。願。他。人。代。爲。畫。策。德。菱。遂。以。信。遞。與。飛。驪。然。後。退。扶。錫。迪。而。坐。飛。驪。閱。竟。向。其。母。曰。舅。氏。之。策。甚。當。德。菱。曰。言。之。誠。易。行。之。維。艱。錫。迪。豈。能。離。我。而。去。言。至。此。嗚。咽。不。能。成。聲。飛。驪。曰。錫。迪。誠。難。離。母。兒。則。不。妨。就。柏。雷。司。爲。學。徒。或。可。藉。資。事。畜。德。菱。詫。曰。汝。乃。願。爲。學。徒。耶。以。汝。生。長。豪。門。素。性。高。抗。何。以。堪。此。飛。驪。曰。爲。母。故。兒。卽。執。箕。帚。以。汎。掃。街。衢。亦。甘。之。抑。爲。母。故。卽。向。陸。柏。季。父。折。腰。屈。膝。以。乞。一。銅。幣。亦。所。不。辭。兒。今。力。改。前。性。極。願。執。正。當。之。職。業。以。贍。家。計。惟。每。見。吾。母。憔悴。不。堪。形。容。盡。失。兒。幾。發。狂。易。日。冀。獲。資。甚。將。不。顧。禁。網。而。爲。之。一。念。及。茲。不。寒。而。慄。德。菱。曰。飛。驪。吾。兒。吾。最。親。最。愛。之。飛。驪。汝。勿。作。此。言。吾。聞。之。心。爲。之。悸。言。已。以。兩。手。挽。飛。驪。之。頸。而。吻。其。額。飛。驪。投。其。首。於。其。母。懷。中。母。子。相。抱。無。言。惟。心。心。相。印。而。已。如。是。良。久。飛。驪。始。徐。徐。起。笑。向。其。母。曰。母。親。珍。重。兒。往。柏。雷。司。處。矣。母。曰。汝。今。無。

錢何以付車費。乃從荷囊中取仙令數枚與之。復囑曰。若柏雷司爲人不甚和藹。汝不之喜。宜勿勉強服從。飛驒曰。母親勿慮。諸事想俱妥洽也。遂別母而去。

第六章

日色嚮晚。飛驒到垓村矣。問至柏雷司書肆。推門而入。向店夥道達來意。店夥引至客室。少頃。柏雷司啓扉入。柏雷司軀短體碩。面色灰白。髮鬖而黑。謂飛驒曰。君卽賈羅傑君所介紹之人乎。君年僅十六乎。相君面容似不止此。賈君信言。君爲其族子。所遭不偶。讀書尙有基礎。君果何能。審簿記乎。飛驒曰。諾。亦略知代數。柏曰。此外維何。飛驒曰。法文拉丁文皆知之。柏曰。頗有用處。請問台甫。飛驒曰。賈飛驒。柏曰。君知賈羅傑君與吾所商定各節乎。於君甚便。膳宿由吾承之。學習期以五年。屆滿再議。君以何時蒞止。飛驒曰。無論何時。柏曰。可明日來。飛驒曰。先生未言及薪金何也。卽不能豐。亦請惠我微資。藉以將母。柏曰。君

年剛舞勺。且在學習期內。何能遽議薪金。膳宿之費。吾既任之矣。務令愜君意也。飛驪曰。膳宿愜否。吾可勿校。日祇一餐。亦甘之。惟願節減餐錢。以供吾母。柏雷司聞此。意不能無動。乃周視飛驪言曰。此節容商。君明日且來。試習數月。每星期薪金暫定五仙令。應俟雙方合意。再議加薪如何。飛驪忻然曰。謝先生。柏雷司乃導飛驪入內一小室。見一纖瘦之婦人。偕二女娃。圍案而坐。柏即介紹飛驪於其妻。延飛驪入坐。向其妻曰。再予我一歐。茗亦以茗。賈君言已向飛驪曰。天氣甚熱。君想已倦矣。復轉而其長女曰。可令女傭將牛油麵包來。當柏雷司與其妻女笑語。飛驪不發一言。惟縐眉深思。飛驪自少未審媚術。僞笑虛恭。凡可以取悅於人者。皆所不習。是以主人談笑。漠然如無聞。但幻想由此么麼事業。或可徐臻得意之時。即不能令其所親愛者復享豐盈。而汔可小康。當亦不難。薪至。蓋人當少年。力強氣盛。以爲憂愁不足以滅望。困頓不足以奪志。吾

惟終始不渝。天下事特反掌間耳。良久。柏雷司取表視之。謂飛驒曰。郵車展輪時矣。君不妨先歸。請明日來。飛驒向衆一鞠躬。戴冠而出。

飛驒坐於郵車之上層。與其並坐之客。持一煙斗力吸。坐未久。向飛驒曰。今日向晚。熱乃更甚。言時。口噴濃煙於飛驒之面。飛驒微慍。曰。請君向他人而噴。客乃大笑曰。君尙不喜旱煙乎。他日飽嘗人世憂患。當亦嗜此如我矣。菸爲消愁破悶之雋品。健腦沁心。無逾於此。吸之者。運思入神。行事如佛。妙不可言。飛驒正在悶想。忽聆此奇闢談論。不禁引目一盼。見此人胸高肩博。氣壯力強。身灰色服。首大草冠。面雖含笑。仍見剛果之概。目光刺人。膽識顯於眉宇。飛驒怒目而視。客亦還視曰。君以我爲何如。吾非狀貌魁梧之一好男子乎。飛驒曰。君似怪人。客曰。怪人乎。人皆以我爲怪。以我言動駭人也。君不易知我。我則不難知君。吾請一卜君之身世。願聞之乎。聆君出言傲惰。當係世家中落者。看君衣服。

不飭必係窮困無聊者相君之面望君之色知君志邁而性躁今日遭逢不適大未饜其所求者吾之所以與君交言者亦正以此若遇得意之人吾亦不樂與之語矣飛驪曰天下失意之人滔滔皆是君一一識之已苦頻繁自無暇再識得意人也客曰君年雖少識已過人敢問尊姓飛驪微歎面有慚色答曰吾現尙無姓氏客曰然則更可憐矣言已復力吸其煙相對默然

飛驪自念近境岌岌前路茫茫並坐之客雖足起人疑猜而亦無心與之談論且自早膳後尙未進食心事潮湧亦不覺餒柏雷司家雖餉以茶餌而撫今追昔疾首痛心飲食更難下咽第腹縱弗飢而神則已倦又近以憂故夜間往往失眠此時車方疾行晚風拂面正足引人入夢飛驪爲睡魔所擾愔忽之間竟枕此鄰客之肩而睡矣客急搖其肩呼曰爾何凭吾肩吾詎費郵車之資爲君作睡榻者乎飛驪遽被驚醒幾將翻跌車外客急緊掖其軀呼曰速起坐非我

手援。汝墮車下矣。飛驪似醒非醒。嚙語喃喃不可辨。旋張其深黑之眸。對客一視。似含無限悲怨之意者。客乃義心勃發。大爲抱歉。正欲慰問。而飛驪又復睡去。枕於車頂之橫桿。此實非常危險。若車一簸動。飛驪顛矣。客乃去其煙斗之灰。而置諸衣囊。自言曰。傷哉此少年。面容慘白。或我之煙濃。有以致其病乎。吾頃乃以惡聲相向。不其忍矣。於是以臂挽飛驪之腰。而枕其首於懷。使之安睡。復自言曰。苦孩子面現笑容矣。彼夢中或與人家晤語乎。噫。執扇撲蝶之樂。不可復得時乎。時乎不再來矣。南風似已轉。東薄寒中人。胡可任也。言已。乃徐徐解其外衣。覆於飛驪身上。

郵車行入倫敦。但見燈火如星。車聲隆隆。人聲囂囂。飛驪乃從好夢醒來。開眸展視。方知臥於怪客懷中。客見飛驪已醒。言曰。君熟睡良久。飛驪曰。君乃容我坦臥。何見愛之深耶。言時。感激之意。溢於容表。飛驪自入世以來。向未作此感

人狀態。客曰。區區小節。君乃如是。可知君不常受人善遇者。飛驒曰。良如君言。昔日人皆遇我善。吾當時不以爲可貴也。言未已。車行過市橋。驟震。客急手挽。飛驒曰。慎旃。慎旃。客乘此昏黑之際。忽以一金鎊納於飛驒之手。飛驒曰。謝君盛貺。顧吾實不敢受。以吾年事而蹈丐者行爲。問心何以自安。倘先生垂念。爲圖職業。俾自農力。感佩尤深。吾家中尙有慈母及穉弟在也。復自語曰。柏雷司許我如許。淺淺。吾胡以聊其生。客曰。此事宜商之他人。蓋吾與君恐無再見之期矣。言時車已停。衆皆下。飛驒曰。是則吾之真不幸者也。敢問先生何人。客笑曰。世人有目我爲正人者。亦有名我。以無賴者。君自珍重。從此別矣。言已。卽下車。行車旁有衣冠濟楚三四輩。向前歡迎。飛驒歎曰。人皆有友。翳我獨無。遂付車值於御者。一人踽步至家。

自飛驒入垓村書肆後。賈德菱病狀日危。一日乃決計延醫診視。一卜吉凶。乃

醫者含胡其詞。未以實告。德菱曰。請先生直陳無隱。吾身後事尙須一籌。一日。溘先朝露。穉子無依。死不瞑目矣。醫者見德菱語出真誠。乃逕告曰。籌備後事。固亦無害。人生夢幻。在世一日。本難保明日之生存。而夫人病根已深。尤爲可慮。德菱欲付以醫金。醫者止之曰。勿庸。吾日內當再爲夫人治療也。醫者迴身見錫迪。笑態愜然。手持表鍊。而嬉。德菱從而問曰。此子弱甚。體中果有郤否。醫者曰。令郎俊秀可念。絕無疾疢。勿憂也。遂以手摩錫迪之頂。轉身出門而去。錫迪向其母曰。兒欲與母親同往試馬。德菱歎曰。傷哉藐孤。吾今似不宜因愛而害之。言已。雙手掩面。閉目沈思。意若以錫迪託諸其兄。庶無凍餒之虞。猶愈於己。倘一日不測。兄或憐其無母。逾格愛撫。亦未可知。柔腸九迴。遂決定託孤於兄。俾免九京遺憾。

第七章

尼村一家晚間市散人歸。肆門已闔。買羅傑與其妻柏氏及其子女。在肆後內室坐談。柏氏曰。君妹之子似不來矣。羅傑曰。未有所聞。或來亦未可知。想德菱尙無定見也。柏氏曰。君之待妹。可謂摯矣。他人處之。恐不若是。羅傑曰。兄妹天性。似不忍因其失足而遽棄之。當時德菱若歸。史冰思則安富尊榮。胡至身敗名裂。乃計不出此。而有今日。命耶。運耶。柏氏曰。史冰思何人。吾不之憶矣。羅傑曰。史冰思乃前在此處釀酒爲業者。年少而家富。見德菱豔絕。以爲並世無兩。極欲娶之。眷戀之誠。不可言喻。自德菱逃後。史冰思卽停業他往。不知所終。柏氏曰。麗色卽爲禍階。君妹之有今日。正以其色也。羅傑曰。若兄來信。甚稱飛驒。謂其品質良佳。若見之乎。柏氏曰。知人實難。烏可以容表而判其心術。以吾觀之。母旣非正。子亦未必賢也。羅傑曰。亦但願其賢耳。柏氏曰。君妹幼子不來。實可私幸。蓋此子必係頑童。未受家訓者。且人若詢其來歷。其將何詞以對。言未

已。忽聞叩扉聲。羅傑起出開門。柏氏手燈隨之。但聞來者與羅傑略談數語。聲低不可辨。乃問曰。敲門何事。羅傑忽促答曰。德菱來在客邸。吾當往也。柏氏訝曰。彼竟蒞此乎。彼曾稱爲君妹否。羅傑曰否。只片紙書稱有病婦。並未言明何人。吾往卽回也。柏氏急曰。切勿延其至家。吾弗願款接也。羅傑怫然曰。汝何無情。乃爾言時已疾趨而去。賈羅傑素善遇其妻。從無纖芥之隙。今夕遽詆其無情。乃結婚以來第一次者。而原因適肇自德菱。於是柏氏與德菱之感情。更形薄弱。且將波及於其子矣。

月明如晝。街上寂靜無人。賈羅傑疾行至邸。入門遇女傭。卽問曰。刻有一女客來此乎。女傭曰。然。現寓樓上第二號舍。賈先生請自上樓。羅傑因欲避人。飛步上樓。卽推二號房扉而入。德菱一見其兄。力躍而前。握手驩然曰。哥哥來乎。哥哥不棄可憐之妹。來此相視。厚誼親情。出人意。噫。吾兄妹不相見久矣。賈德

菱離家時。年方二八。天姿國色。秀絕人寰。今年雖未老。而色則已衰。面目全非。神采盡失。若非德菱先白。羅傑幾不敢以妹稱之矣。良久。乃言曰。菱妹且坐。吾妹病容滿面。憔悴如斯。大非昔比。吾實不相識矣。德菱曰。妹已挈幼兒同來。母子分離。悲愴曷極。但事已至此。亦屬無可如何。言時。起身至一破舊之榻。略將絨毯揭開。見錫迪枕臂而睡。粉紅嫩臉。粲齒微露。睡味正濃。德菱謂其兄曰。彼路上已倦。妹不欲醒之。但使哥哥一見耳。此時母子相並。一則瘦。比黃花已鄰遲暮。一則瑩如白雪。正自嬌憨。凡屬有心人見者。無不加以憐惜。即使錫迪真爲德菱私生子。而覩茲情景。亦將哀其遇。而恕其愆矣。蓋母之愛子。實造物最仁慈之陶鑄。亦人間最神聖之機能。其一片纏綿固結之忱。常足以感動旁人。興起後世。固勿問其母子之關係。是否正當也。德菱復曰。想哥哥必善視之。似此可愛可憐。雖路人亦生惻隱。况嫡親舅氏乎。彼頗靈動。且善服從。吾兄當

無詰責之必要。吾兄亦有子女者。此中甘苦知之深矣。羅傑曰：是兒俊美非常。吾必視猶己子。言時忽思及其妻嚴苛可慮。惟念婦人恆喜佳兒。或冀因茲而施愛也。乃俯首親錫迪之額。德菱復將絨毯蓋妥。與其兄復歸坐。曰：保育嬰倪之事屬諸婦人。故妹甚欲一面嫂氏。以便諄託。兄結婚時妹已去家。迄未參見嫂氏。不知吾嫂性格如何。尙溫和否。羅傑曰：汝嫂人亦無他。惟性頗固執。德菱曰：妹尙有一事相懇。羅傑問曰：爲錢所能辦之事乎。德菱曰：否。與錢無關。妹必不久於人世。吾母子相聚之日本已無多。今一息尙存。忽然分手。難以爲情。兄當許我賃居此村。俾時見吾兒。雖非同居。終勝遠別。兄其許我居於斯而死於斯乎。羅傑曰：毋作此言。汝年少於我。我尙未念及死。汝何遽言此。德菱曰：生死何論。年齡羅傑曰：然則此事當商之。汝嫂吾當勸其來而與汝見。惟汝嫂素行頑固。恐不允汝在此僦居。而吾又不能不俯從其意。蓋吾之家財半爲汝嫂隨

嫁來也。德菱曰：妹已如許，可傷。嫂氏諒不至忍心相拒也。少須。忽問其兄曰：兄豈亦如世人不信吾秘密結婚之事，而以吾二子爲私生兒乎？德菱言時，真誠現於辭色，似足取信。惟賈羅傑爲人，只信事實，不講感情，乃低首答曰：吾妹必爲人所愚弄，吾之意見惟此而已。但此事言亦無益，請勿再談。德菱力辯曰：兄誤矣。何嘗有人愚弄我者？吾夫自始迨終，不失爲忠厚君子，其所以守婚事之秘密者，欲得其叔之巨產，以傳諸兒輩，蓋爲兒輩計，非直爲己身計也。兄幸勿誤責吾夫。羅傑不耐，曰：博君結婚後，卽誘證人，他徙復將冊據毀滅，死時又無遺囑，謂非愚弄手段，而何然？無論是否愚弄，而事實昭昭，何煩討論？汝未以博姓自稱，頗有見地。蓋汝卽稱博姓，而二子世人終以私生兒目之。雖然，私生兒亦何害者？德菱拭淚而歎，謂至親手足，尙不見信，世人更何責焉？兄妹復略談已往現在之事，惟談時因欲避開德菱私逃一事，是以兩方俱形踟躕，且闊別。

至十七年。又無他事。足述。蓋離久。則情疏。雖兒時嬉戲。同繞慈親膝前者。至此幾同陌路矣。羅傑遂以德菱罷困。早寢爲辭。告別而出。

賈羅傑歸家後。與其妻反覆磋商。幾於通宵無睡。柏氏初尙不肯與德菱相見。後思明日已若不去。恐羅傑一時心軟。竟允德菱僦居村中。反爲不妙。乃始應諾。同往。羅傑見其妻已允。自喜。舌戰足以服人。亦遂欣然入夢。次日晨餐後。夫妻出門。偕蒞旅館。爲時尚早。邸中寂靜。柏氏喜謂羅傑曰。幸未爲人所見。今宜迅步登樓。二人遂邈迤同上。推德菱室門而入。德菱與錫迪皆已起牀。德菱坐於臥榻。錫迪傍母而立。笑靨颯然。尙不知其命之蹇。迤邐之日。卽在目前也。羅傑指其妻謂德菱曰。此卽若嫂。德菱急起相迎。諦審其嫂。知其非溫惠者。不覺欲哭強止。乃伸其兩手。與其嫂相握。以表歡迎。實乞憐也。柏氏見德菱容貌。端重。舉止大方。全不見半點輕狂。殊出意料爲之肅然。德菱指錫迪謂其嫂曰。此

吾子也。錫迪稍行向柏氏。柏氏曰：寧馨兒。汝其前。羅傑手撫錫迪小頂曰：如此俊美小兒。吾實未曾見過。言次羅傑夫婦皆就榻坐。德菱亦坐於其嫂旁。近之。遂面其嫂問曰：吾兄已將鄙意詳達嫂嫂乎。柏氏曰：吾具知之。德菱曰：然則嫂其許我留住此間乎。柏氏曰：此事吾已與令兄備細商酌。令兄當細告姑娘也。羅傑接口曰：吾已再四籌思。汝似以不住此處爲妙。村中人見之。焉有不識汝者。識之則衆。諂以起。德菱曰：吾當隱處內室。惟兄與錫迪見之。不面外人也。羅傑令其妻引錫迪暫避別室。然後與德菱剖說曰：在村人之前。吾擬託言錫迪爲遠親之子。待其稍長。則令入小學讀書。今妹偷居此。萬一爲人刺知。則錫迪來踪。不復能隱。校中羣兒。嘲哂必多。不堪入耳。之言於錫迪。甚爲不便。德菱大哭曰：然則吾死之後。錫迪將永不知吾爲其母乎。羅傑聞此沈痛之語。心爲惻然。蓋羅傑質本仁厚。徒以激於外界。有所顧忌。遂至違其本心耳。於是緊握

德菱之手。慰之曰。不然。錫迪成年。能守祕密之時。當令其一。一知之。所有吾妹愛子之切。鞠子之哀。無不詳晰以告。至於吾妹種種不幸之事。皆由命運不齊。非吾妹之過。尤當詳爲說明。不使錫迪心中。少有芥蒂而懟。及所生也。德菱曰。兄旣如此美意。妹亦不敢固執。吾當卽去。惟願兄善視之耳。羅傑見德菱已允。乃令其妻領錫迪復入。遂謂其妻曰。吾妹已信吾勸矣。今何時可令錫迪至吾家乎。柏氏曰。今夕卽往。德菱問曰。將令其獨睡乎。羅傑曰。吾意使其與女傭瑪笛同室睡。錫迪問曰。誰與瑪笛同室睡者。羅傑曰。好小兒。汝也。錫迪曰。阿母睡在何許。吾須邇吾母親也。德菱忍悲撫之曰。母親去矣。但不久當再來視汝也。舅父母愛汝如父母。汝可安心在此。錫迪聞此。急離其舅母。伏於其母之懷。噉然大哭。柏氏微語羅傑曰。此兒果嬌頑。不出吾料。吾等留此無事。可回去矣。羅傑與其妻乃向德菱告別。訂於向晚來領錫迪。

是晚錫迪已在其舅家晚餐。雖不欲飲食。然尙不哭。惟臨睡時不能再忍。乃嗚咽不止。淚如珠迸。幸瑪笛善侍小兒。與之說長道短。方始朦朧而睡。賈德菱定於當夜十二點鐘趁郵車回家。此時正十點鐘。柏氏已上樓就寢。羅傑尙在樓下吸烟。微聞後窗外有聲。側耳靜聽。果有彈指聲。又聞呼喚聲。遂至窗櫺窺察。問曰誰也。卽聞窗外答曰阿兄我也。吾不一面吾兒。實不能去。必欲再見一次。羅傑驚訝曰。此係屋後小弄。無門可入。倘若嫂聞之。必滋不悅。奈何。德菱曰。妹候此已久。見室內無人。乃敢出聲。阿兄乎。庶其顧念先人。允吾與兒作末次之會面乎。德菱言時。立於闐寂之小弄。伸手向天下。惟夜色沈沈。上則星光歷歷。而一孤苦無告之女子。徬徨於其際。見者定爲惻然。羅傑不忍峻却。乃曰。請吾妹行至前門。吾當延汝入也。言已。卽躡步啓關。招德菱悄悄隨之上樓。又竊竊過柏氏房門。羅傑手遮蠟照。使燭光不爲柏氏所見。二人行至錫迪睡處。

德菱揭開幃帳。見錫迪安然向外而睡。癡立良久。乃忍淚俯身。吻錫迪之手。卽起身。將已手之金約指脫下。顧謂其兄曰。此戒指乃吾生錫迪之次日。吾夫所贈者。從未去手。今當令錫迪佩之於項。乃父之靈庶呵護之。德菱語至此。不敢多言。恐哭聲隨之而出也。遂退出房門。緩步下樓而去。

賈德菱送其子於尼村時。外受勞頓。內感悲憂。病益加劇。至家後。舉目無親。毫無生趣。覺此最後之慰己者。已去。與人世無甚關係矣。論賈德菱現處境地。尙未至於極貧。其折變首飾之款。僅去其半。羅傑之往領錫迪也。又強以二十鎊納之。復云以後每年資以二十鎊。故德菱囊中尙裕。自奉本可稍優。惟德菱自以爲瀕死之人。何必豐於享用。亦徒委諸棺槨中耳。因此極力節省。俾得留貽於其子。而疾遂日甚一日矣。其前所就診之醫士。仍時來診視。亦仍不取資。醫士見其病體日危。又甘自刻苦惜費。心大不忍。乃思二子中有一侍側於彌留。

之頃。或能使之瞑目。遂多方探知飛驒所在。作書以告之。書曰。

令堂病亟。恐將不起。君宜速回一慰。或有轉機。令堂之病。鄙人雖未能豫測。其究竟。然倘移居於較爲靜爽之地。飲食稍豐。憂慮稍減。庶有所着手而施功也。鄙人因欲竭力施治。故頻詢令堂得病之源。令堂雖祕而不宣。而各方採取。略知一二。蓋亦憂君兄弟前途所致耳。君家戚族中。如有境裕而心仁者。卽宜與之商酌。能爲妥籌善策。或有瘳乎。此致賈飛驒君。醫士戴克德上。

第八章

時當夏末秋初。清風徐來。暑氣漸稍。又是倫敦人行樂時矣。博亞石尙未回奧。克司福大學入校未久。學問之富。不敵財產之雄。亞石本非甚惰者。倘其家道。仍如其世父在時。當能奮勉於學。以成其名。惟自其世父死後。頓成鉅富。遂卽不喜讀書。日事閒遊而已。一日亞石與麥斯頓華遜二友同出馳馬。向西村行。

甫經入村。適一眇叟扶杖買而前。馳者談笑揚鞭。猝未及矚。叟雖聞聲止步。而麥之馬已疾馳至。將其衝倒。踐其骸而過。麥怒曰。此龍鍾叟。躑躅中衢。恆梗吾道。何也。言時。掉臂馳去。惟華遜與亞石見老人臥地。急勒其轡。亞石且下馬扶叟。叟已頭破血沁。出曰。骸際痛甚。亞石曰。翁請力倚吾身。吾將送君歸。君家遠否。叟曰。數十武耳。吾悔出未挈吾狗。不然何至此。先生等請上馬。吾一窮獨叟。卽夷傷何足恤。亞石謂華遜曰。君與麥君其少須。吾送此叟至家。爲覓醫士。卽來也。華遜曰。君眞長者。試看麥君前途亦已下馬。細視馬膝。似恐其傷者。言已。自尾麥司頓而去。

博亞石扶眇叟至教堂左近之一小屋。及門。叟始停步。以手擊鈴。卽見一中年女傭出開門。驚問曰。主人胡爲至是。叟曰。吾受傷重。速扶我入。復顧亞石曰。今無需先生敬謝先生臂助之勞。亞石且不遽去。復與女傭同掖老人至一斗室。

坐下。行次已遣其園人往延傷科醫士。惟醫寓頗遠。園人先請一藥師至。正當女傭爲叟洗滌之際。聞叩扉聲。亞石開門。見一侏儒隨園人入。亞石引至叟處。藥師視之曰。傷處尙輕。無甚大害。惟年老人不宜多失血。法當速止。遂爲敷藥。並以布束其患處。恩遽間。忽聞門鈴疊響。女傭出應。見一童廝踉蹌奔入。呼曰。白根先生。白根先生。白答曰。吾在此。汝來何事。乃如是急急。童子曰。賃居李蘭雪女。紉工家之女士。病體驟劇。危在頃刻。蘭雪遣其女兒來請先生速去。白根曰。傷哉。賈夫人大命近矣。顧謂女傭曰。吾須亟去。明晨再來察視也。言已。轉身而走。亞石急牽其袖問曰。君剛言賈夫人係何如人也。病甚乎。白根答曰。賈夫人乃一中年婦人。甚有大家風度。當係出身望族者。今病入膏肓。殆將死矣。亞石曰。此人有子女否。白根曰。伊有二子。惟現皆他去。二子皆甚俊秀。幼者尤勝。亞石歎息自語曰。必此人矣。窮餓憂傷。罹病以死。噫。誰之過歟。乃謂白根曰。吾

願偕君去。吾似識若人。是吾族也。白根喜曰。君與同族乎。然則請速行。親族人當勝婢僕輩也。雖然。厥婢柔尼亦殊佳。戴克德醫士嘗語吾曰。買夫人之病。全自窮愁而致。恆欲設法令其二子歸省。亞石問曰。渠二子安在。白根曰。想亦就業耳。言時已到一女縫紉肆之門。白根搗門。卽見柔尼開門。曰。買夫人病忽轉劇。戴醫士離此較遠。故先請先生來也。言已卽導白根與亞石上樓。亞石步入病者之室。見其狹陋。陳黯。回想。勞斯頓別墅。明曠。煥麗。何啻霄壤。心爲蹙然。內咎乃翁之澆刻。於是癡立無言。迨白根向詢德菱數語後。回去取藥。亞石始行。近病榻。德菱病雖綿悞。而神識尙清。乃舉其矐然之目。注視亞石。似不相識。亞石揮淚曰。夫人不認吾矣。吾卽博亞石也。德菱不語。亞石復曰。夫人胡乃至是。吾意夫人與戚串同居。衣食無虞。母子安度。吾父亦以爲然。故恆以告我也。天乎。孰知其不然。德菱仍不語。亞石旣悔且憐。竟忘其爲病軀。將欲詢之事。自艾

之詞滔滔不絕。德菱初皆不答。惟飛驒錫迪之名常入於耳。心乃漸動。蓋婦人臨命之時。百體皆死。其念子之心。尙未死也。德菱微舉其首。熟視亞石曰。吾今將死。汝來晚矣。惟吾死後。二子無父無母。而汝則富而且貴。法律使然。非天理也。汝肯以兄弟視吾二子乎。亞石曰。吾當終身勉之。以毋忘此言也。言時長跪牀前。誠款之意。溢於辭外。德菱驟覺一慰。未幾醫士至。見病者倚首於亞石之懷。目矚亞石。微笑。醫士覩此情狀。參以頃間白根之語。知其爲賈德菱富貴親屬。然來已晚矣。

第九章

賈飛驒至柏雷司書肆。已卅月有餘。事事服從。早暮力作。惟從未見其開口一笑。其靈魂似已出舍作事。無異一機械耳。其母每星期來信一函。飛驒每於來信之晨。必倉黃無措。迨郵者賚信至。拆信讀之。始釋然如恆狀。蓋德菱信中常

作歡慰語。從不提及病狀。以飛驪上其母家書。亦恆云在書肆良佳。故德菱以爲兒既滿意。母更何言。德菱送錫迪至尼村後。信告飛驪。謂錫迪殊得所。舅父母皆甚愛之。勿庸置念。將來二子各長。時與飛驪同居。時與錫迪同居。樂事正可冀也。飛驪讀此信後。服務益勤。每星期所得之五仙令。更未肯絲毫耗用。柏雷司雖喜其勤而不樂其默。柏雷司之妻尤嫌之。一日飛驪被派至鄰村紳士家裝置書籍。至夕始回。柏雷司曰。汝辛苦一日矣。尙需幾時方能竣事。飛驪曰。至少亦需二日。柏雷司曰。汝有一信在此。飛驪甫閱信面。見非其母筆迹。急屏氣。懼息折而讀之。知其母病革。必係窮阨所致。精神頓亂。幾欲發癩。向柏雷司大呼曰。吾母將死矣。吾母殆窮餓而將死矣。君須貸我錢。宜速畀我十鎊五鎊。吾將終身爲君服務。不較值也。今但求速勿滯。言時飛驪與柏雷司立甚近。緊握其拳。目現兇狀。柏雷司愕貽不卽答。飛驪復呼曰。汝聞吾言乎。汝亦有心人。

乎。吾母病且死。吾宜速返。但豈可徒手返者。汝其速將錢出。柏雷司雖素尙慈厚。然見飛驪如是形狀。非特不憐。抑且怒之。遂曰。汝爲學徒。詎以是禮施諸長者乎。飛驪曰。吾母飢餓將死。尙何長幼卑尊之足論。柏雷司曰。賈羅傑君曾貽書吾云。已爲資助汝母矣。何至如汝所云。飛驪曰。君究惠假與否。僅區區五鎊耳。柏雷司曰。告貸豈有此法。雖五仙令吾亦不允言已。欲轉入肆後小室內。飛驪急牽其臂。阻之曰。汝欲我奴隸若肆。五年吾之身心骨血皆爲若用。以營此卑賤之業。今爲瀕死之母乞貸菽水。微資若竟不肯乎。柏雷司旣憤且懼。力脫飛驪之手。急奔入小室。扃門以避。飛驪回身隨手取冠欲出。瞥見錢籠洞啓。黃白燦然照眼。蓋柏雷司被飛驪一関。忘鑄錢籠也。飛驪一見。智昏神亂。四顧無人。伸手一掬。滿把金銀。啞然大笑。忽面容驟變。齒擊髮豎。乃急擲錢於地。曰。否。吾不可作賊以救母。遂飛步出門而去。

是晚博陸柏盼亞石未歸。甚爲焦慮。七點鐘。圉人牽馬回。攜亞石片紙書云。刻
遇意外傷悼之事。一時或不寧家。晚膳囑勿等候。至於所遇何事。一俟回家稟
告父親。想吾父亦必贊成也。陸柏遣其僕傳喚圉人至。詢其少主人踪跡。圉人
具陳其概。陸柏聞之。轉覺駭異。時經夜午。亞石仍未見回。陸柏滋憂。其妻尤爲
惶懼。陸柏遂命車出跡。圉人爲導。陸柏坐於車中。凝思少年人深夜不歸。必爲
竊玉偷香之事。馬肥車輕。不久已到。夜雖已半。而縫肆側首之小扉。尙未扃閉。
陸柏遂推門而入。扶梯下。凳置一燭。燭光如豆。微映梯堦。小家碧玉。暗匿情郎。
殆其是矣。陸柏正停步張望。計先聲喚。或卽上樓。忽聞樓上足音漸行漸近。似
將下樓者。未幾。果見一人拾梯而下。陸柏一矚。正是亞石。亞石尙未覩及其父。
欲向梯後去。陸柏急握其臂曰。亞石汝胡爲者。此何地乎。亦知汝父母已望眼
欲穿乎。

亞石舉目一視。諛聲答曰。阿父請隨兒來。當知此爲何地也。卽轉身復上樓。陸柏莫明其意。祇得隨之登樓。行至扶梯盡頭。復有一燭。置諸凳上。亦如樓下。光愈慘澹。半明半暗。左側一小房。房門洞啓。內有兩女人。一坐小榻。嗚咽而泣。卽柔尼。一脫衣欲睡。乃新僱之看護婦也。見有人來。遂掩其扉。陸柏曰。亞石此果何所乎。汝速告我。亞石卽扶其父之手。同至右房。取燭置於床前。小几。手指床上。視其父曰。吾父請觀。陸柏凝眸一望。見一蒼白嚴肅之面容。仰身正臥。已認識其爲賈德菱。亞石曰。阿翁識之乎。此非世父所最親愛之人耶。今乃在此敝陋之屋。抑鬱困頓。至於心碎而死。死時二子皆不在側。各處一方。翁試思之。彼果命所應爾耶。抑吾父實負其責耶。陸柏登時天良勃發。驚悔交縈。遽就床前小榻坐。雙手掩面。不發一語。亞石乃續言曰。吾父子與世父最屬近支。田產資財。均由吾父子承繼。乃於其所最欲囑託於吾父子者。若妻若子。吾父子反置

之勿顧棄彼孤寡於無何有之鄉。他年相見九泉。其將何辭以對吾翁。今始哭乎。哭之誠是也。顧失之東隅。尙可收諸桑榆。兒已誓於死者。必以兄弟視其。二子。吾翁主權在握。正能爲不肖力踐誓言。不然天理昭彰。兒不能當此鉅禍也。陸柏含淚徐言曰。吾未之知也。亞石曰。翁不能以不知自解。今惟急圖補救之方耳。弑面死者尙似開口欲言。託藐孤於吾父者。兒言已終。兒責亦盡。後此之事。惟父親實左右之。阿父少坐。兒不能久留矣。亞石因感觸太甚。神思已亂。再言恐益不遜。卽恩恩下樓出戶。見其父之車馬僕從。豪富氣象。呈於窮愁而死者之門。愈增社會苦樂懸殊之痛。遂卽掩面而過。此時適有一人。面色灰敗。喘息咻咻。飛步趣過亞石身旁。向其所出之門而入。亞石亦未之覺。夜已向闌。地居鄉僻。當此貴介公子踽踽獨步。覓其華閱之時。正窮苦孤兒。嗷嗷前行。奔其母喪之候也。

博陸柏精神。膂亂。心驚不已。亞石頓作何語。亦不甚瞭然。並不審亞石之已去也。後覺滿室闐寂。無聲。始訝而起。放下兩手。惟見陳尸赫然。環覽四周。不見亞石。呼之亦無應者。頓覺毛髮森豎。手顫股弁。乃復還就原榻。閉目而坐。忽聞太息一聲。似從牀內來者。豈死者尙有警歎耶。陸柏不勝惶怖。強展雙眸。驟覩一面容灰墨之人。柴立對面。蓋生人之子。已調爲死者之兒矣。燭影搖搖。斜照飛驪之面。向日神采已無復存。但見怒目圓睜。滿臉凶氣。令人生怖。飛驪大聲言曰。吾母死矣。吾母已憂傷憔悴而死矣。若乃蒞此。目視其死。以快若心耶。陸柏低聲答曰。吾來此僅半小時耳。未知其貧亦未審其病。蓋欲尋覓一人。非有他也。飛驪曰。然則若果非饋貧問疾而來。吾早料及。而又問之。抑何愚耶。言已。急趣向床前長跪。執其母冷重之手。大哭曰。阿母。其勿棄兒。尙其甦醒。再向兒一笑乎。兒早應挈貲歸省。今已晚矣。陸柏曰。吾若早知如此。或爾函告。豈有不資。

助者且吾向曾資助。其如若母不受。何飛驪曰。吾母詎受若。憐吾父之嫡妻。豈受若。賙卹之惠者。吾父而在。即使乏錢。亦當鑄心血。以成黃金。而供母用。今竟窮蹙。至死在天之靈。不其恫乎。飛驪此時忽起立。趣就陸柏。對面擗視。曰。若所有之財產。吾自在襁抱以來。卽視爲囊中物。後雖爲若攫取。吾仍未嘗咒詛。惟農力自食。以安吾分。今若竟令吾母貧餒。以死不一。援手吾不能。不詈若暴徒。吾父母之結婚。雖爲法律所不承。然吾父有靈。彼蒼在上。不可誣也。若安得以吾父之資。據爲己有。同胞之情。天性之愛。絕不一動於中。似此凌蔑孤孀。準諸天理人情。詎能安享富貴乎。爾謂離此地。卽可恬然自得。無患無爭。不知吾咒詛之言。當隨爾而俱去。若妻與子亦難保。無不測之殃。將來爾家依樣。壺盧方知。吾母真靈之應。吾今夕之言。已足鑄若骨髓。歷久不渝也。言已。指其門示陸柏曰。吾父之親弟。吾母之仇讐。請速去此。陸柏不敢作一語。狠狠出門而去。

第十章

博陸柏回家。沿途驚悸滋甚。暗覺飛驢詛咒之言。未必及於自己。或將應於亞石。至於何以有此感想。亦不自解其故。又思飛驢如許兇悍。亞石倘被遇見。定必無倖。而亞石宗旨既與相左。若勸其母至死者之居。又必不肯聽從。正在幻想。車已到家。陸柏急以前事訴諸其妻。並告以禁約亞石勿至彼處之意。其妻亦以爲然。遂共商權勸阻之法。時已遲明。亞石尙未回宅。迴念亞石以子身出死者之門。地僻更深。心神又已惘亂。此時不返。必有意外之虞。陸柏與其妻愈想愈怖。又不知其所在。無自尋訪。夫妻二人束手無策。矐目相視而已。直至七鐘。聞叩門聲甚厲。旋聞人聲囂雜。陸柏急步下樓。見二鄉人從車中昇亞石至屋榻。面縞血殷。已無知覺。陸柏以爲定係飛驢所毆傷。卽坐榻旁細矐。一鄉人卽言曰。先生勿憂。彼傷似非甚劇。彼正橫穿衛道。適一郵車駛至。遽爲撞倒。幸

未壓及頭部。故不至有大患。其流血者。乃爲街石觸損耳。其他一鄉人曰。吾二人適從友人處回。見其被車撞傷。問之不答。急從其衣囊中覓得名片。遂爲呼車送來。真天幸也。此時亞石已微作呻吟聲。陸柏立命其僕速延醫士。亞石之母亦已趨至。并命昇入室內。陸柏遂犒謝二鄉人去。

亞石受傷實重。脅骨已斷其一。頭部亦受重創。大命岌岌。飛驪之言似已應驗。賈德菱死未半日。亞石已待死病榻。冥冥中豈似有以懲之者。陸柏甚悔曩日薄待之。非思有以補救之。蓋世人之行善。大抵急有所求。以行善爲代價。非本意也。陸柏遂命其紀綱韋爾。爲德菱治喪。務從豐厚。並命其與飛驪商酌後事。凡飛驪有所要求。皆當允許。韋爾秉命往西村經紀喪事。見飛驪卽以其主人之厚意相告。不料飛驪怒氣方張。竟遭肆詈。韋爾亦祇得將後事暫擱。且待喪事辦竣再議。遂將一切情況函告主人。並謂喪事畢後。飛驪心神當自寧貼。彼

時向商。必能妥善也。於是陸柏之心乃安。

次日蕭晨。賈德菱靈輻出葬於西村教堂之塋地。所有衣衾、棺槨、車馬、儀從。均甚整備。飛驒既未與聞。亦不問其費所從出。葬事既畢。仍回於其母之居。神志略定。即將其母所遺之物。一爲檢視。在書案抽屜內。見函札數束。皆係其父手筆。字跡漸就澌滅。遂取而讀之。類皆其父所貽之情書。其中愛情之穠。氣誼之厚。躍然紙上。今日讀之。猶足令人心醉。當時受此書者。其愉快感激。可想而知。至於末路飄零。實爲夢想所不到。今貽者已宿草芊芊。受者亦一坏黃土。不知九泉之下。能重敘舊歡否耶。飛驒讀未數行。淚下如霰。皆不能卒讀。末見一緘。乃其母筆跡。函面寫明飛驒折閱其所填日期。係而母死前之二日。飛驒癡視良久。始拭淚拆讀。曰。

吾最親愛之飛驒。鑒汝讀此信時。吾已不履人世矣。哀哉。吾兒。今而後。汝與

錫迪俱爲無父無母無產無姓之人矣。汝已成年當能自立。惟世途險巇。切宜謹慎。俾汝父母得瞑目於地下也。吾病從未汝告。實恐增汝憂煩。轉致吾之死。耗出汝意外。吾計實迂。幸勿訾我。吾死汝亦勿悲。蓋就吾一身而論。外困內憂。一時都去。吾得離茲塵網。實無異脫桎梏而復自由也。吾之所以墮入苦趣者。皆由忠於汝父太過。久守祕密。而汝兄弟之權利亦由此盡失。嗚呼。一着偶差。終身抱憾矣。汝凡事尤當慎之於始。蓋大禍大患常伏於小過小失之間也。然上蒼仁愛。或將憐吾之愚。而紓汝之阨乎。汝弟穉弱。吾死之後。翳汝是賴。汝宜撫之育之。俾長成。同爲先人吐氣。汝其勿須臾忘吾付託之殷。善視汝弟。卽所以慰吾也。此信所在。卽有一鑰。可開書案左旁之小屨。吾生前所餘之錢。卽在於此。其數尙非甚少。可知吾死猶未至極貧時也。汝取之。以備汝兄弟二人之需。吾死後。汝宜至尼村看視若弟。倘被人虐待。則

當善謀令與若同居。嗚呼。吾今棄汝去矣。願天憫此伶仃無告之孤兒。而加以眷顧也。

飛驒讀畢。急雙膝長跪。默禱上蒼。呵護其母之靈。良久始起。取鑰開扉。見儲金尙百餘鎊。頗出意外。迴思其母省嗇所積。遺下此數。不知其中蘊幾。許痛淚也。飛驒將其父之情書。及無用之叢簡。以火焚之。然後將其母所有之零物。裹作一束。欲挈之下樓。至居停許。適步出門外。遇見柔尼。飛驒以其母死時。此女傭頗見悲感。甚感其義。遂以二鎊賞之。且詢之曰。吾母彌留時。情況若何。曾覺痛苦乎。柔尼拭淚答曰。夫人臨歿尙恬靜。當瀕殆之頃。有一紳士恆侍臥榻。夫人較覺忻慰。飛驒曰。詎卽吾來時所見之人乎。柔尼曰。否。君所見人已屬中年。夜午方至。吾所言者。乃少年人也。言貌皆甚溫藹。渠謂係夫人同族。夫人與談數語。色爲之霽。少須睡去。醒來目矚少年微笑。少年卽以雙腕扶夫人之首。俾之

服藥。夫人服畢。言曰。君終不忘乎。少年曰。舉世不忘也。吾亦莫詳其意。夫人遂枕此少年之懷而睡。醫士前視。已逝矣。飛驒歎曰。此少年。竟來代吾之職。願天其福之。復問柔尼曰。汝知其名氏乎。柔尼曰。未也。彼曾不吾告。彼侍夫人歿後。良久始去。哭泣盡哀。幾與君等。飛驒曰。以後未見此人乎。柔尼曰。然。居停或能言之較詳。君試叩之。惟君已罷。盍略進飲食。飛驒不答。卽下樓。面女居停曰。吾今去矣。先母尙有未償之房金乎。女居停曰。爲數綦微。何煩急急。遂出賬單與之。並付一名刺曰。頃有人來此。囑吾轉致君。約明晨相訪。請君少留。飛驒視之。韋爾也。遂擲之於地曰。吾不欲面其人。遂閱賬單。見所欠甚少。以買德菱隨時交納。並無宿逋也。飛驒如數償訖。並問曰。先母逝前來一少年。夫人識其人否。居停曰。不知。伊或將復來。君其小住此乎。飛驒曰。吾面渠亦無他事。惟欲致謝耳。今吾留函在此。來時請夫人致之。遂取案上紙筆書曰。

恩人鑒。僕莫卜君爲何如人。居停及女傭或稱君係吾母之族人。是必誤會。蓋僕從未見吾母有此仁慈愷悌之族人也。但無論君爲何人而能善待吾垂死之母。一如親子。似此恩重如山。實覺感深無地。不知將來能報君於萬一否。耶。倘君果爲僕葛藟之庇。尙望加惠於僕之弱弟弟。弟在尼村賈羅傑家。先母在天有靈。當爲君祝福也。至於藐躬。雖極艱屯。亦必力圖自立。不欲靦顏乞援於人區區之心。惟君察之。賈飛驪謹留字。

飛驪寫畢。付女居停。負橐自去。先至教堂坐園。謁其母之墓。跪於墳前。哭曰。兒來別母矣。阿母以穉弟付託。兒矢以終身不敢忘也。惟天壤茫茫。此後廁身何所。噫。孤苦餘生。天下之大。尙有第二人乎。哭已起。至鄰近石工家。定造墓上碑。禍予以全。植正。從石工家趨出。行未數武。卽聞衢左有人呼曰。在此在此。亟止之。飛驪一望。見爲柏雷司及其店夥。並協同警士。呼者卽柏雷司。忽憶及攬錢

事雖仍擲之於地。或已觸科網。倘被拘留。定以竊盜論罪。不覺大怖。此時店夥已奔近飛驪。加手於其肩。飛驪急起一脚蹶倒。飛步而逸。柏雷司復向巡士呼曰。挽之挽之。巡士力追。飛驪力奔。過街穿弄。矯捷異常。巡士竟趕不及。漸追漸遠。飛驪已逃至一冷僻小弄中。巡士尙未進口。惟壯聲呼捉。此弄中間酒店有二人立於門外。一人急將飛驪挽住。飛驪力擊其臂。欲脫去。挽者似不覺楚。微語之曰。我非欲捉汝。乃欲援汝者。飛驪舉目一矚。乃卽前在郵車中所遇之客。因懇之曰。君尙識吾乎。請君救我。客曰。尾我來。飛驪隨入酒店。從後院小門出。適有馬車在旁。卽僱之。令飛驪入乘。已亦隨之。客語御者曰。速驅之。吾不吝酬也。

第十一章

次日清晨。在一小村。距尼村約十英里。有二人下郵車至客邸。此村雖小。因在

四達通衢。故旅舍亦頗宏敞。二人至邸。入餐廳。卽命速備早餐。且謂飯訖卽行。毋須預備住室。二人一係中年。服裝儼爲德國人。其操英語時復格格。常參入德語。一爲少年。穿外衣甚長。領高掩額。帽低覆額。少須侍者進膳。中年人卽命其毋庸伺側。謂有所需。當按鈴相告也。侍者遂去。中年人卽操極嫻之英語。謂少年曰。吾等昨日逃逸迅疾。今又改易服裝。誰復識汝爲賈飛驪。吾爲谷菊里。必不致被捕矣。飛驪曰。謝君見救。惟吾今欲與君話別矣。谷菊里且食且答曰。若計左矣。若去我。無親無友。何以自聊其生。飛驪曰。吾果子然一身。甚願隨君。鞭鐙。奈吾尙有幼弟。何。谷菊里曰。凡人以感情作事。常尠善果。吾一生經驗。皆足以證此言。今汝果有足以助若弟者乎。若弟在舅父家。已足溫飽。若挈之他去。恐不能爾爾。若自爲計可耳。奚以弟爲。少停。復曰。想若已餒。曷不進牛炙。飛驪曰。君言良然。惟吾既受先母遺命。若不一視。實覺耿耿於心。谷菊里曰。旣如

是。若。可。先。去。看。視。若。弟。然。後。再。來。就。吾。飛。驪。曰。吾。將。與。君。共。事。須。先。識。君。爲。何。如。人。君。願。告。我。乎。谷。菊。里。曰。若。以。我。爲。何。如。人。先。言。之。飛。驪。曰。君。矯。裝。德。國。人。頗。足。啓。吾。疑。猜。谷。菊。里。曰。吾。知。之。若。疑。我。爲。犯。罪。人。也。然。若。非。亦。變。服。者。乎。若。固。自。謂。無。罪。者。何。得。以。易。裝。疑。我。世。人。嚴。以。責。人。而。寬。於。自。責。乃。至。此。極。耶。吾。非。殺。人。越。貨。者。流。惟。奔。走。江。湖。仗。聰。明。以。餬。予。口。耳。若。尙。疑。吾。乎。飛。驪。曰。吾。當。危。難。之。際。人。皆。避。之。若。浼。君。獨。善。遇。吾。吾。終。覺。不。解。谷。菊。里。曰。此。有。何。不。解。試。問。街。上。行。乞。者。以。何。等。人。予。錢。最。多。高。車。駟。馬。之。豪。公。子。乎。珠。襦。玉。佩。之。貴。婦。人。乎。皆。非。也。相。憐。同。病。而。多。以。錢。予。之。者。惟。有。瀕。乞。之。窶。人。子。耳。今。若。無。友。吾。亦。覺。全。世。界。人。皆。吾。仇。敵。故。願。友。汝。天。下。事。固。如。是。也。少。須。復。曰。胡。若。不。放。懷。而。啖。明。年。今。日。或。不。復。得。肉。也。谷。菊。里。切。齧。大。嚼。頃。刻。都。盡。始。置。刀。叉。於。盆。取。表。視。之。曰。時。已。不。早。吾。將。行。矣。若。尙。記。昨。日。之。酒。店。乎。飛。驪。曰。不。復。省。記。谷。菊。

里乃取楮筆書酒店之地名與之曰需我可至此酒店向眇一目之叟名葛來克者詢我所在詢時須執其右手以指指其掌心不然不以告也若乏資斧亦可向之商權飛驒取紙藏之並表謝意此時適來郵車停於邸外飛驒倚窗窺見車上之字正往尼村一路遂與谷菊里告別先行

未幾車卽啓輪與飛驒對坐有一中年人面帶灰色容尙嚴正垂頭而坐似有所思惟不時輒舉目視飛驒飛驒以逃法網之人恐爲偵探所察故亦時時留意見此形狀乃更覆其帽於額幾掩雙目中年人乃低聲徐問曰君將往尼村乎飛驒曰然中年人復問曰君從未蒞尼村乎飛驒不覺張目而視似怪其絮問者中年人遂曰君勿責我縷縷吾之所以詢此者因矚君貌令吾憶及尼村之一家賈姓者君與此家有瓜葛乎飛驒曰吾初次蒞彼村中人亦毫無相識者言訖垂頭作渴睡狀飛驒恐問者有他意故不以實告也中年人微歎遂

不復言。

郵車到尼村。停於邸次。此邸舍卽賈德菱送錫迪來時所寓者也。飛驒下車。詢明賈羅傑布肆。卽轉入左首小巷。道出巷口。翹望。卽見賈羅傑店號之牌。忽聞嗚咽啜泣聲。視之。乃錫迪。坐於一小門之石級。扶頭而哭。急以手撫之。曰。吾弟何爲在此悲泣。錫迪一踊而起。雙手挽飛驒之頸。破涕喜曰。好哥哥。好哥哥。其來挈我歸乎。吾若回依母親。將爲天下最馴善之小兒。力改前習。吾在此苦死矣。飛驒含淚言曰。汝且坐。彼等果如何待汝。汝試告我。於是兄弟相將坐於石級。錫迪遂將其舅母如何虐待。如何肆詈。一一訴諸其兄。間亦不免言過其實。又言舅父向尙善遇。惟今晨亦以馬鞭箠楚。舉其手而示之痕。飛驒見之大怒。幾欲奔問賈羅傑。而飽以老拳。錫迪緊握其兄之手曰。今旣可回家面母。此事無庸再提。飛驒歎曰。吾與汝已不能再見母親。他日吾當言其故。今若欲與吾

偕。吾二人當喫苦耐勞。時或不免凍餒。此可豫告者。吾本愛汝甚。今後更當善護汝。必不以惡言相加也。汝其思之。汝在此飽暖。將棄之而從我乎。錫迪視手上鞭痕。答曰。吾不願受此種飽暖。但願從阿兄去。在此亦不能望活也。此時與飛驒同車之中年人。亦從小弄而出。聞語。聲迴首。注視飛驒兄弟。緩步而去。中年人既去。飛驒立起曰。汝意既決。卽偕我行。宜速。今日尙有幾許路程也。

第十二章

飛驒同車對坐之中年人。行入賈羅傑之肆。四周一覽。見羅傑方與客貿易。遂坐於小凳。店伙向詢。答曰。吾欲面賈羅傑君一言。在此少候。迨客去。羅傑來前。中年人曰。賈君不復識我矣。闊別多年。君竟形容如舊。羅傑驚喜曰。乃史冰思君乎。胡久不相見也。今日惠臨。想有貴幹。冰思曰。此非談話之所。君當引我入內。羅傑遂引史冰思至肆後小舍。冰思乃就榻坐。目視所著之衣。言曰。君見吾

服緇乎。蓋爲令妹也。吾自眷愛令妹。於心終不忘。羅傑聞言失色。驚問曰。吾妹
乎。豈吾妹已死乎。傷哉德菱。爾之懷兄。何一不之聞耶。復問冰思曰。吾妹以何
時死。冰思泫然流涕曰。令妹死未多日。吾遊外國。於前復日歸。閱所積報紙。見
令妹訴訟事。欲知其所在。遂至其所請律師處。詢悉住址。卽往視候。不料葬已
二日矣。於是決計訪君。期有以助於其二子。羅傑曰。德菱僅遺二子。長者飛驒。
現在垓村學。賈境遇尙佳。幼者錫迪。寄養吾家。噫。傷哉德菱。乃竟死乎。冰思曰。
錫迪貌肖其母否。羅傑曰。大似其母盛年時。冰思曰。現年幾何。羅傑曰。十歲矣。
冰思曰。吾自令妹他適。誓不更娶。今無妻無子。頗覺岑寂。吾家資尙不薄。年入
子金足以支持。令妹長子已成人。或能自立。其幼子教養需人。君家食指繁。倘
令從。吾居。或亦君所願乎。羅傑曰。君意良厚。容當商之。荆妻且錫迪現已外出。
二點鐘後。君來吾家午餐。可再議茲事也。史冰思起曰。然則吾以午膳來。羅傑

太息曰。德菱若早從君。今日安享清福矣。冰思曰。世事大難如願。其若之何。言已出門去。

鐘鳴一下。錫迪尙未見回。羅傑本遣其往後街紉者之家。遂命人向詢。使者回報云。錫迪並未至是處。羅傑頗爲不安。史冰思至時。羅傑已自出訪尋。至三點鐘始歸。羅傑之妻云。因錫迪恆好誑言。今晨其舅略施夏楚。負氣不返。日旰覺餒自回也。史冰思漫應之。遂與羅傑夫婦同飯。惟鐘已七點。錫迪仍未回。於是三人咸懷焦慮。遂偵騎四出。至夕十點鐘。匯集尋訪所得。據村人云。錫迪與一十六七歲少年。向北大路而去。史冰思因憶及郵車中對坐之少年。及其行出弄口。復見此少年。偕一穉齡童子。坐於堦石。此少年的係飛驒。然則錫迪已隨飛驒去矣。此時夜深。各無所事。祇得期以明日。史冰思遂止宿買羅傑家。次晨郵者賚二信至。一係來自倫敦。一則來自垓村者。羅傑先取倫敦之信。拆而讀。

之書曰。

賈羅傑君鑒。本擬早日通函。實緣敝躬抱病甚劇。致復稽遲。今病小愈。故卽奉書左右。全愈再奉謁也。賈夫人臨終以錫迪相諄託。今欲不負所託。惟使錫迪居於寒舍。應俟造府領回。惟其長子飛驪。自其母葬後。卽已杳然。嗣敝价至柏雷司處查問。始知其竊錢被追事。惟業已證明其爲無罪。不必逃逸。倘在貴處。煩爲轉致一切。並述吾父子殷殷盼念之意。此時倦甚。未盡縷縷。餘容面談。博亞石上。

羅傑復拆讀垓村之信曰。

羅傑姊丈鑒。前承薦學徒飛驪。頗知服勤。雖居常戚戚。似非交際所宜。弟仍容之。詎數日前。忽接家信。謂其母病甚。卽向弟索貨。竟爾出言不遜。弟思告貸原無不可。惟不應盛氣相向。遂却之。退至內室。迨彼去復出。則見金磅仙

今散落滿地。意必被竊。內子且患其復來。或至用暴。乃僱人直宿。是夕安然。並不再至。且籠中之錢。合諸地上。分文無缺。乃知飛驒初欲攫金。既而悟棄之也。弟惡其無禮。欲俟其回肆。大加詰責。而候之數日。踪跡杳然。頗爲擔憂。遂偕店夥同至倫敦。並會警士相與覓訪。行至其母之居左近。忽遇諸塗。店夥就與之語。竟被足蹴傷臂。旋即飛逃。追之不及。莫知所往。弟回肆後。博府紀綱來訪。謂其主人欲悉飛驒所在。俾相援助。弟既無能爲力。惟有函告詳情而已。柏雷司上。

賈羅傑於是登報募人四處偵覓。史冰思亦北向大路。追跡二子云。

第十三章

飛驒與錫迪離開尼村。已將一日。路經不少。天氣尙熱。夜間卽宿於樹陰草地。飛驒已將其母凶耗告知錫迪。錫迪嗚咽良久。惟童子無知。莫明死字。眞義尋

亦忘之母之於子。愛深慮遠。寢食弗諼。而子之於母。則孺慕之誠。有需而然。稍能自立。卽淡然置之。噫。誰非人子。誰無父母。質而言之。吾人之罪。誠擢髮難數。哉。兄弟二人。曉行夜宿。如是數日。行近一繁盛市鎮。飛驒書肆所得之資。業將用罄。至於其母所遺之百餘鎊。飛驒以其母之意。必係留與錫迪。不欲動用。故急思覓一職業。俾可度日。因先覓旅店。使錫迪住下。己卽上街閒行。冀有所遇。行遍過返。路經馬市。見一人欲試馳馬。二人旁立而觀。蓋卽馬主人及買馬者。飛驒陡觸所好。遂亦停步注視。馬性甚躁。試者不能馭。馬主人言曰。此實良馬。惜無善馭者。吾園中自老園人沒後。遂無人能馭此馬。此時馬騰驤益甚。飛驒奇之行近。詳觀乃知。卽其昔日所馳之白馬。遂以手撫其背。呼亦名曰賽火馬。卽迴顧而嘶。飛驒謂主人曰。此馬吾能馭之。君肯允我一試乎。主人喜曰。請速試之。飛驒先取麵包少許。喂之。馬卽振鬣掉尾。若甚忻受者。飛驒從容攀蹬。馳

驟。若。飛。罄。控。縱。送。無。不。如。志。少。須。飛。驪。下。馬。馬。主。人。極。口。贊。許。買。馬。者。卽。與。主。人。議。值。商。定。付。金。遂。牽。馬。去。馬。主。人。施。德。模。謂。飛。驪。曰。非。君。之。力。馬。卽。不。得。貨。吾。將。何。以。報。君。今。擬。以。馬。價。百。分。之。五。畀。君。何。如。飛。驪。曰。吾。不。願。得。酬。金。惟。欲。覓。一。職。業。以。自。食。其。力。且。吾。少。好。馳。馬。習。知。馬。性。君。有。用。我。處。乎。施。德。模。曰。君。若。願。襄。吾。事。益。我。良。多。君。能。會。計。乎。飛。驪。曰。能。吾。束。髮。讀。書。頗。解。拉。丁。文。義。間。涉。數。學。及。繪。畫。施。德。模。曰。甚。善。吾。卽。屈。君。爲。吾。輔。明。日。蒞。事。再。議。辛。資。君。其。留。宿。於。此。乎。飛。驪。曰。吾。尙。有。穉。弟。須。與。同。居。故。須。回。寓。嗣。後。每。日。均。早。至。晚。歸。施。德。模。曰。如。是。亦。佳。明。晨。請。相。見。也。飛。驪。遂。卽。歸。寓。次。日。絕。早。卽。詣。施。德。模。許。服。務。操。業。雖。賤。然。飛。驪。從。少。喜。馬。竟。不。覺。苦。而。轉。以。爲。樂。飛。驪。旣。善。騎。又。能。作。書。計。賬。故。施。德。模。亦。甚。喜。之。

一日飛驪牽馬至一貴家試驗。向晚回園。行過通衢。有一人遙尾其後。一人言

曰。此是也。得之矣。其一人曰。一詞卽得。何其易也。飛驪牽馬入廐。因施德模外出。聞須次日方返。遂亦離圍回寓。行至弄口。又見此二人。一軀幹稍偉。衣著較整者。趣近其旁。點首曰。賈飛驪君在此乎。吾覓君久矣。君尙吾識否。吾卽博府之韋爾也。飛驪壯聲報曰。爾欲何爲。韋爾曰。吾少主念君甚。使人四處採訪。謂倘能遇君。有以相助。不勝大願。少主亦在此。君肯過談。當能訢合無間也。飛驪曰。博氏一家之人。皆吾仇敵。弗共戴天。吾旣不願受其父之惠。更何有於其子。且暴徒父子。吾亦不欲與之往來。吾惟自食其力。大丈夫。不受人憐。何事。溷我。不已。言訖。推開韋爾。邁步而去。

博亞石韋爾史冰思。及亞石所僱之偵探沙甫。皆寓於城中最大旅館。此時韋爾已返。沙甫尙未見回。韋爾卽將遇見飛驪一切情形。報告亞石。亞石曰。彼竟與博氏如此決絕乎。韋爾曰。此人從少未受教育。處世憤然。不辨美惡。今又與

隸圉之人。伍習居下流。恐難施以援手。亟宜設法收其幼弟而教養之。似爲上策。至於飛驪。亦惟聽其墮落而已。亞石曰。言雖近理。然返之吾心。終覺有戚戚然。史冰思曰。飛驪如此性格。吾亦不知所以處之。吾等似宜急使錫迪離去其兄。庶免染其劣習。亞石問韋爾曰。沙甫何往。韋爾曰。沙甫遙尾飛驪。窮其住處。且可迹得其弟。言次。沙甫推門入曰。吾已覓得飛驪寓所矣。史冰思曰。其弟亦在否。沙甫曰。在也。韋爾謂亞石曰。鄙意明日當先使沙甫向飛驪所事之馬主人。託言飛驪爲貴家子。因不受其父母約束。故逃至此。今其父母欲令之回。彼仍梗愴。主人宜勿容留。使彼不得不返。否則其父母必將銜怨。或遷怒於主人。如此。則主人必出飛驪。飛驪計無復之。當能翻然悔悟。往依其叔也。亞石曰。此策頗善。沙甫明日可依此行之。沙甫領命就寢。韋爾謂亞石曰。少主人罷矣。宜早安息。亞石曰。然。遂起入臥室。自語曰。明日當躬詣飛驪勸駕。渠必聽納。吾言。

初亞石病體稍蘇。卽時時以飛驪兄弟爲念。陸柏祇得命韋爾往探飛驪所在。韋爾先向賈德菱視病之醫士查詢。始悉飛驪本在垓村。柏雷司書肆。又從垓村探知飛驪強貸攫錢。及柏雷司倫敦追尋等事。遂回到倫敦。卽僱偵探沙甫密跡飛驪。越數日沙甫回報。謂柏雷司正追飛驪。適有匪人力援之去。踪跡遂爾杳然。韋爾卽將此種種情節。述知陸柏父子。且謂飛驪業與匪類等伍。似不必再爲照拂。亞石乍聆此語。頗不以飛驪爲然。惟念其少不更事。且其母諄託遺孤。言猶在耳。詎因彼偶人迷途。卽棄而不顧。故病間卽詣縫紉婦蘭雪家。細詢飛驪去時情況。蘭雪亟以飛驪所留之信畀之。亞石讀畢。欲覓飛驪之心。尤切。立卽函致賈羅傑。以德菱死時曾以錫迪所在告之。亞石也。旋得羅傑復信云。錫迪已遁。似與乃兄偕行。亞石得信。擬卽親赴尼村。約賈羅傑同任訪查。陸柏以亞石病未全愈。不之允。亞石鬱鬱不樂。病乃轉加。陸柏不獲已。乃復命韋

爾沙甫伴其同至尼村。遂與賈羅傑史冰思合力訪尋。沙甫外出四探。有謂在一小村曾見有二少年。今已向西望海口而去。或云此兩少年人實向內地而趣者。於是尋者遂分二路。賈羅傑與其肆友爲一路。博亞石史冰思韋爾沙甫又爲一路。飛驪遂爲韋爾沙甫所遇。

次晨。沙甫適至施德模許。諷以勿留飛驪。德模領之。沙甫旣出。飛驪適入。施德模乃算清工資。將飛驪辭退。飛驪不勝駭詫。然亦無可辯白。祇得出門而去。潛思陸柏父子竟爾纏擾不休。殊爲恨事。然寧可餓死。不願受仇人之賜也。正在憤慨之際。忽聞有人呼其名者。回頭一顧。見一少年尾已而行。審視認爲亞石。蓋亞石自罹病後。形容消瘦。其衣著又與在芬斯頓時不同。亞石低聲言曰。飛驪君何拒吾之深耶。君若知吾父子尋覓之苦。或不忍峻却也。飛驪厲聲報曰。吾安然在此。農力自給。何與君事。乃溷吾耶。爾等貌爲慈惠。欲以愚我。我豈受

愚者。吾等之權利。既爲若父所奪。吾母之名譽。又被若父所污。吾與若父子。不共戴天之仇。奚以愚爲。吾自顧窮途勢。力雖不足。與汝敵。然吾舌尚存。猶能咒詈爾父子也。言已。卽推開亞石。邁步而去。飛驪怒氣方熾。又利辯滔滔。亞石竟無從置喙。見飛驪已去。遂撫然而返。飛驪回至寓處。見錫迪喜色滿容。迥異往日。怪而詰之。錫迪笑曰。吾之祕密。本不欲告兄。惟吾知兄必不如彼所云之匪人。飛驪急問曰。彼何人乎。錫迪曰。兄何如是忿遽。吾將爲兄嚇殺矣。飛驪曰。汝不明告我。亦將爲汝悶殺矣。彼果何許人乎。錫迪曰。適間有一長者蒞此。見吾乃狂喜。且云夙稔吾母。今將挈吾與伊同居。一切玩好。惟吾所欲。少頃當復來也。吾意此人殆仙乎。飛驪問曰。彼人曾言亦招吾同去乎。錫迪曰。彼謂招兄必不允去。故亦不願兄去。且謂兄今已與匪人伍。淪入下流。不可再與共處。惟彼雖有是言。吾皆不之信。吾亦曾以此意告之也。飛驪默念。此又博亞石所遣來。

者。彼竟欲賺吾穉弟以去。吾已四顧無親。何堪復失幼弟。遂爲錫迪曰。吾二人卽須他徙。此地不可以久留。錫迪詫曰。舍此長厚之人而他去乎。飛驒曰。正爲此人故不能不去耳。未幾。兄弟二人離此繁盛之區。向東南大道行。

西風黃葉。時屆深秋。兄弟二人仍日夜躡行。一如逃出尼村時。惟錫迪本不謂然。意頗怏怏。垂首蹇步。無復向時之興。致一日夕。照脚山黑雲驟起而地當曠野。四望並無人家。飛驒恐遇雨。乃挈錫迪向前亟行。冀覓一夜宿之處。錫迪則已不勝乏困。嗚咽不已。且謂憊甚。不能再行。此時適聞雷聲隆隆。飛驒急曰。大雨至矣。弟其勉之。錫迪曰。兄胡苦我至此。吾悔舍舅父而從兄矣。飛驒陡聞此言。如中巨刃。蓋飛驒本欲保育稚弟。以重母託。乃費盡心力。遽得此果。且子身處世。環顧誰親。所藉以自慰者。惟此同胞之一塊肉耳。今又因愛致怨。天壤茫茫。尙何生人之趣哉。正自潛悲。忽見雷雹并作。急以雙臂遮護。錫迪一似可以。

抵禦劇鋒者。未幾大雨如注。天已暝黑。對面不見人。急將自己衣服脫下。裹於錫迪之身。復長跪泥中。抱錫迪於懷。久之。錫迪氣息漸微。軀體漸重。飛驢驚呼曰。錫迪錫迪。乃聞微呻。答曰。吾始將死矣。已而雨少止。瞥觀前面閃閃火光。知近人居。惟錫迪不復能步。將暫棄錫迪於地。去而覓人乎。抑將束手待斃乎。左右焦思進退無措。忽聞有輪蹄聲。急屏息翹首而待。迨車行漸近。遂大聲呼援。來車亦卽停轡。車內出二人。一人向飛驢注視。不發一語。突奪錫迪於飛驢之手。抱之登車。並呼其一人速登飛驢。方駭愕間。車已飛奔。追之不及。

亞石性雖和藹。然被飛驢辱詈。亦怒其無禮。遂負氣歸旅舍。適史冰思亦從飛驢處探視錫迪回寓。史冰思因見錫迪美秀溫婉。絕肖賈德菱。二八時丰。致不禁撫今追昔。感慨係之。而憐愛錫迪之心。遂達於極度焉。一見亞石。具述探視錫迪情形。及聞飛驢謾罵亞石。遂謂今後宜決計使錫迪脫離其兄。亞石亦以

爲然。且曰：吾得錫迪。當以親弟視之。俾慰其母。在天之靈。至於飛驒。旣習於蠻野。祇得聽其自圖而已。史冰思駭曰：君豈欲挈錫迪歸乎？吾久欲以兒畜之。亞石曰：君意誠厚。惟錫迪爲吾從弟。其母又曾託孤於吾。故此事似非他人所得任者。史冰思默然無語。午後復至錫迪寓所。見彼兄弟二人已去。大爲失望。遣回旅館。報知亞石。議仍分爲二路尋覓。史冰思與沙甫爲一路。博亞石與韋爾又爲一路。史冰思得沙甫之助。第三日。卽探得飛驒。去向遂連。夜冒雨。遄追。陡聞道旁呼援聲。二人急下車審視。史冰思認爲飛驒。知其所抱者必爲錫迪。遂攫之。偕沙甫登車。命御者策馳而去。車中謂沙甫曰：君若代守祕密。不以茲事告人。吾願以二百鎊奉酬。沙甫欣然曰諾。

第十四章

錫迪被劫一星期後。一日晚間。忽有面目兇獷。衣服破舊之少年。造白刻里。叩

博陸柏之門。門者出問。少年曰。汝主人安在。吾極欲一面。門者上。下一審。晒曰。夜深矣。吾主人焉。肯此時出見客乎。客請明日來言。已欲闔其扉。少年卽力排門者之臂。昂然直入。門者大呼有賊。此時博陸柏適外出。其妻李氏正在餐室候膳。聞聲開門出視。乃見獮厲一少年。急詰曰。汝何人。來此胡爲。少年曰。吾乃賈飛驪。汝爲誰。李氏曰。吾夫現不在家。言訖。卽退入膳室。飛驪踵入曰。然則汝爲博夫人。當知吾來意。吾爲索吾弟來也。吾弟安在。汝若告我。吾當盡釋前嫌。言時長跪在地。並牽博夫人之裙。博夫人曰。吾焉知若弟所在。亞石出訪。業已多日。信云迄今尙無踪緒也。飛驪起立曰。若然。則刦吾弟者。的係汝家之人。速明告我毋隱。不然。吾必有以對待汝者。飛驪言時。聲色俱厲。博夫人駭極。將欲掣鈴呼僕。飛驪急扼其腕曰。汝不吾告。吾總不釋。若正爭持間。博陸柏自外入。博夫人力脫飛驪之手。奔向其夫曰。速來救我。陸柏見此情狀。怒叱曰。畜生何

得無禮。吾與亞石累欲加惠於爾。汝均不納。甘爲無賴子。今乃夤夜來此何爲。不速去。吾將命警士驅汝。飛驪強忍言曰。吾弟必爲汝家之人所匿。務令釋還。尙乞追念先人。勿俾骨肉離。湯陸柏因見飛驪出語和易。膽氣轉壯。遂惡聲答曰。爾弟何往。吾烏從知之。速趨去。吾不願與汝作長談也。此時博夫人已召集衆僕。陸柏曰。汝再不行。僕輩將不汝容。飛驪厲聲曰。吾父在天有靈。尙能禍爾。公理終有伸白之日。汝勿以富貴驕人。復手麾羣僕曰。奴輩避開。言已趨出。飛驪出門後。痴立良久。始緩緩行。行至小弄一小邸舍。敲扉入。上樓就寢。惟展轉終宵。未能成寐。次晨。逆旅主人賁一信至。謂係一不相識之人所貽者。飛驪拆視。乃錫迪手筆。讀其書曰。

飛驪懷兄鑒。別將浹旬。恐縈懷念。故卽奉書縷述一切。弟近况佳甚。自喪母後。久未享此樂。今後可勿勞兄牽掛。並乞毋庸訪覓。蓋卽爲兄所覓。亦不願。

再依兄爲活也。人咸謂吾兄近伍匪人。已成無賴。弟雖不之信。然頗望兄及早回頭也。吾所依之先生。謂兄倘改行。亦願相友。惟按理而言。兄宜往面博亞石。博君篤厚。必善視兄。茲附上鈔票二十鎊。聊備要需。先生本擬優給。但恐兄得之轉增眼。眼之態。故祇贈此數。弟近得小馬。色皜而尾修。弟極賞之。臨楮依依。卽祝近祉。弟錫迪上。

飛驪閱畢。大覺灰心喪氣。天地皆空。以謂吾所爲艱苦備嘗。徒以小弱弟耳。今所得結果。匪特無感激之情。且反多尤懟之語。善施惡報。一至於斯。將天下人舉不足與交。今而後決不更愛一人矣。

史冰思與沙甫得錫迪後。令僕夫策馬疾行。十點鐘後至一繁盛市鎮。覓寓安住。卽爲錫迪更衣沐浴。錫迪此時已漸復原狀。更飲以熱湯。遂靈健如常。次日史冰思以二百鎊酬沙甫。就與之別。且寄一信於亞石。謂錫迪恐終不可覓得。

不如歸休。尋自挈錫迪回家。史冰思家在英國湖鄉。此間山明水秀。花木清幽。錫迪居此。頗形愉快。史冰思復爲購一小白馬。俾天氣清朗時。錫迪乘之。以攬湖山之勝。錫迪居此已六日。因恐其兄來尋。欲作書阻之。史冰思亦以爲然。且可順致忠告。惟未審飛驪所在。無從寄送。乃先寄與沙甫。託其探投。沙甫受託。預料飛驪覓弟。必往博府交涉。於是恆在博府左近窺偵。一晚果見飛驪入府。沙甫候其出而尾之。遂得其寓處。次晨乃將錫迪之信送與飛驪。

博亞石邸中接到史冰思信後。亦不願再事訪尋。遂同韋爾寧家。自此欲訪之心漸卽冷淡。且經此一番勞頓。病體益困。不復赴學。遂至法國南部。及意大利等處游歷。蓋南方天氣溫淑。病者常就此調養也。賈德菱死時。付託錫迪於飛驪。亞石最爲諄切。孰知此二人皆不能副所託。而錫迪所賴者。反爲德菱當日夢想所不及之人。噫。世事茫茫。何從逆料。人當彌留之際。常以不能忘懷者。託

付於後死。倘使預卜。去世一年後之事。恐亦不能瞑目矣。

清稗類鈔

三萬餘萬言
萬三千餘卷

計八千餘面
訂九十八冊